孤山先生年譜



[해제]

이 자료는 한국 가사문학관에 소장된 미 해제 자료로 “宣祖大王二十年萬曆十五年丁亥六月二十二日庚辰戌時 公生于漢京東部蓮花坊舊第” 고산선생연보 에 수록된 한문 자료이다.

[목차]

孤山先生年譜
孤山先生年譜卷之一
孤山先生年譜卷之二
附錄
神道碑銘
白蓮書院上樑文
遺事
惟我

[원문]

孤山先生年譜

孤山先生年譜卷之一
宣祖大王二十年萬曆十五年丁亥六月二十二日庚辰戌時
公生于漢京東部蓮花坊舊第
戊子公二歲
己丑公三歲
庚寅公四歲
辛卯公五歲形貌端重氣像莊肅見者知其爲非常器
壬辰公六歲始八學聰明過人課學不懈言語動作儼有成人規度
癸巳公七歲
甲午公八歲出繼觀察公後執子道惟謹
乙未公九歲
丙申公十歲
丁酉公十一歲讀書山寺僧徒大設水陸會衆皆往觀公獨端坐讀書自者
戊戌公十二歲
己亥公十三歲
庚子公十四歲
辛丑公十五歲隨往觀察公安邊任所有道中作遊國島苓詩
壬寅公十六歲
癸卯公十七歲聘夫人南原尹氏判書臒女高麗司業威之後中進士
初試
甲辰公十八歲
乙巳公十九歲
丙午公二十歲連魁陞補中鄕解公自幼淂究經史一字一句未嘗放過先生長
者皆以大儒期之性不喜莊馬苓書己卯士禍後小學書爲世大禁公於舊帙中得之甚喜日真做人樣
子遂專精翫讀不取趁逐日課六七行百遍爲程而或外慮間之輒不算其篤實如此平生得力盖原於
此爲文章專尙理趣絶去辭華又不屑爲博士家業然及賦詩一筆篇戌人莫能及一時諸各勝咸願與
遊焉
丁未公二十一歲在京三月子仁美生
戊申公二十二歲在京二月宣祖昇遐光海嗣位四月丁母夫
人具氏憂公素羸弱執喪踰禮旣而疾作日傷生非孝乃小進肉疾止卽復初觀察公嘗日吾
無子而得孝子吾無恨矣
己酉光海元年公二十三歲在京八月丁本生妣安淑人憂前後

居憂一遵家禮

庚戌公二十四歲在京

辛亥公二十五歲在京副正公嘗以一庄作券以與公公辭之副正公日比乃汝母爲汝設者無辭焉公受而退他日乘間從容白兄弟中獨受一庄於義不可副正公悟逐不復强十月服關十一月歸海南自漁樵隱公卜居海南已五世矣有先世墳墓及舊業在焉公始爲省楸而行作記行詩任踈菴叔英見而批之日筆力碓健名世之作

壬子公二十八歲公篤信小學體認已數年矣復就舊議經傳更加尋繹便覺渙然其於自得處不拘訓詁以至醫藥卜筮陰陽地理之書亦皆傍通而淹貫焉春中進士試第一任踈菴每見公所製輒歎賞推以爲當世第一及公將赴覆試踈菴時以四舘之職考講儒生知其爲公語之曰子當作壯頭但知之者鮮矣果屈居第二所製冒雪訪孤山詩行于世九月子義美生十二月丁本生考副正公憂副正公寢疾公不鮮帶侍湯逮終公請所欲言副正公疾革已不能言公又請曰庶母承侍有年豈無賜與乎副正公色可之遂以所使奴婢券歸之

癸丑公二十七歲

甲寅公二十八歲

乙卯公二十九歲二月服闋

丙辰公三十歲十二月上疎請誅禮曹判書李甯爾瞻安置

慶源時光海政亂孽臣甯瞻專執國命宗杜將危有觸伀之者禍網輒隨之公不勝忠憤欲陳疏以書告于觀察公曰古人有重報一飯之德者吾家三世食祿國恩如何坐視君父之危而不言則負國大矣况子之所言宗杜存亡係焉天若祚宋必無大禍或不然而至於宗杜覆亡則臣子先死固其所也當令無言事者雖或有之議論糢糊義理不明君父涀居九重豈能盡知乎子言涀切著明主上庶幾洞燭勿以爲憂觀察公義而許之疏若曰人君御下之道莫大於捴攬權網爲人臣者苟有專執國柄威福出於已設令賢而如比猶不可也如其不賢而如比則國家不亦危乎甯瞻所爲不幸近之近來爲股肱耳目喉舌之官論思風憲銓選之任者無非甯瞻之腹心故凡臺閣啓辭玉堂劄子銓曹注擬其實出於甯瞻舘學疏章無非陽爲僑激陰實附麗者也頂來日變疊現地震累作冬霧四塞况白虹日之祿不可比諸日食當今邊圍虛踈國勢甚危下民怨咨邦本不固人心極渝世道日下風俗大壞廉耻板蕩爾瞻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而灾變如彼國勢如彼民怨如彼風俗如彼是果賢耶否耶昔漢元帝時石顯專權京房以幽厲諷之曰治亂必係於任用之賢不肖而幽厲何不覺悟卒任不肖也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比君而非笑之矣又任竪刀趙高何不以幽厲血覺悟乎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元帝曰亦極亂耳房曰所任用者誰耶元帝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云今殿下亦將謂幸其愈於彼而又以爲不在比人也歟以殿下之聖明必不如漢元之所見而渠旣不肖如比專擅如彼其禍之所止臣不敢占也嗚呼李元翼我之國司馬光也李德馨一心循國之人也沈喜壽雖無大端才德而亦能恃立不撓其亦有關於杜稷者也甯瞻並嗾三司論執不已相繼竄逐幸賴聖明曲全不售召致廷尉之計耳金悌男爲逆之狀昭不可掩李元翼輩誠非病風喪性之人何心曲護大逆而負我聖上乎甯瞻以護逆二字爲一巨網見有忠君愛國不與渠同惡者則便以此打之洪茂績鄭澤雷金孝誠等亦墮其網爲世大累永杜言路元以坤草野言事之人而銀臺啓辭臺閣論列竟至桎恄拷掠此何異於李林南諷御史殺奉璋乎臣所謂喉舌耳目皆其腹心者亦可見也如柳希奮朴承宗義同休戚保而猶以全軀保妻子爲心坐視君父之危而不救其忘君負國之罪大矣伏願聖明先正所

瞻擅弄威福之罪次治希奮承宗忘君負國之罪其他甯瞻腹心徒黨則或用盡除黨與之律或用脅從罔治之法宗杜幸甚二十二日人啓都承旨韓續男等先啓極其揹誣光海命大臣議啓領相奇自獻等畏懼不敢言二十五日兩司合啓大司憲南瑾執義金質斡掌令林健鄭逌持平金盱南宮橃大司諫鄭造司諫吳如檥獻納柳如恪正言洪堯儉韓暗等搆辱公父子無所不至且日行司直尹其承望奸人風旨要子誘投疏謀陷朝廷網打士類假攻甯瞻實陷君上肆然譬君父於幽厲二世無君不道之心著矣以弒父與君之惡各加之於討逆之士流爲永慶報復之地爲悌男翻獄之計以鼓倡邪說之元翼比之司馬光以容護逆曦之德罄謂之一心循國以私書謗上之喜壽反謂特立不撓附會三奸稱譽不已至於茂績澤雷孝誠俱以誣上脅君之賊得罪宗杜減死投竄而渠敢不自國家公然營護忘君父護逆者指以爲忠賢爲君父討逆者反以爲黨逆其無君父蔑王法護逆黨陷朝廷之罪父子惟均請並命絶塞安寘答曰徐當發落玉堂劄子不傳二十六日舘學儒生李傳芳等上疏請亟焚尹某凶疏明示好惡答曰朝廷自當處置爾等勿爲更論同日幼學閔濬上疏請亟正尹某欺君謗上護逆陷賢之罪二十八日儒生李洞上疏略曰甯瞻權傾一國勢逼人主道路以目人不敢言而尹善道以一介書生目見宗杜之危敢上瀝血之疏甯瞻略無顧忌益肆凶焰三司政院之官泮宮四學之生惟知有甯瞻而不知有君父怒目揚襟搆虛虛揑無必欲陷善道於死地汲汲然猶恐或夫其心所在路人所知彼所以搆善道者其語雖多其要有三護逆也醜揑行也受人指嗾也夫護逆者便是逆也豈憂國忘家愛君忘身如善道者之所謂也哉張栻有言曰於犯顔諫諍中求伏節死義之臣善道獨冒嚴威敢言權奸則犯顔敢諫莫此若也護逆豈此人所爲彼所謂爲永慶報復爲悌男翻獄之計盖以惑亂聖聰必置言者不測之地也李傳芳疏中所搆三司啓劄所揑善道父惡行皆是極罪又曰國言籍籍設使此人真有此行而國言籍籍則削籍可也停擧可也風聞拷掠可也渠之黨魁專執國柄渠之黨與布列刑憲而曺不爲此令始言之殿下深居九重雖不聞外問之事而以此思之則其爲誣罔丁然無疑矣善道極言權奸豈小知奇禍之立之乎死生亦大矣豈肯受人指嗾而就死地乎且其言憤發凜凜勃勃必非受聽於人而强爲者也譽甯瞻黨甯膽之疏則何不謂受人指嗾而言甯瞻奸狀之疏則何獨謂受人指嗾乎其爲網打羅織之計昭然明矣至於幽厲二世之世說京房援古引令中泛然所論非指時君也其言深切著明最切於告君是果可惡之言乎古昔聖世賞諫者以開言路也敢諫猶不易得况治言者以重典乎治言者以重典猶不可况治言者父子可乎不顧其身而敢言者固鮮矣安有不顧其親之被大禍而敢言者乎令善道觸諱於甯膽而將被綠坐之律信乎古之人有言曰言人主之過易言權臣之過難以此推之則三司政院舘學之待甯瞻可謂過於君父而甯瞻可謂權傾人主矣疏上竄此關癸亥直拜戶曺郎觀察公亦坐公削職歸田甯瞻之黨將繼發按律論而甯瞻惡殺士之各止之云

丁巳公三十一歲在慶源正月初四日宗室龜川君晬錦山君誠胤錦溪君仁壽琅城君聖胤

春溪都正龜宣城都正愼胤懷恩副守德仁錦平今義壽綾城令明胤金陵正得壽富林今昌胤昌林副守世智德源令渾懷義令哲男崇林令芳胤錦林令愷胤宜山副令賢胤星山令義胤等上疏極言甯膽奸回邪毒偏愎狡詐廣植私黨迸出忠良擅弄威柄威權日盛且日草野臣尹善道慷慨抗疏敢言人所不敢言之事雖宋之胡銓何以過此政院先發三司繼起四學洋宮同聲相應一則日黨逆一則日陷賢所謂逆者逆於殿下耶逆於甯瞻耶所謂賢者果誰耶甯瞻以攻已之言指以爲逆無君之心於此益著矣殿下以善道之事收議於大臣者欲知物議之如何而領議政奇自獻畏其勢焰稱病不議右議政韓孝純亦畏其勢略陳言路數字而三司之攻擊不遺餘力忘君護黨一何至此耶今者善道疏疏一陳於冕旒之下甯瞻擅弄之罪聖上必已洞燭而猶不能乾斷斥逐則他日之憂恐有甚於令日也答曰由予不德逆變累起而卿等未嘗陳一疏討一賊綴拾尹善道李炯等緒餘誣陷共安危之重臣卿等同休戚

忘死苑生之義果如是乎勿爲更瀆兩司合啓誠胤絶島圍置睟中道付處其餘並削官誠胤非疏頭而首
發正論且疏丈出其手得禍最涊卒於南海謫所公行到洪原有妓趙生持私釀班荊以慰曰此非可
言之時而有此行耶公贈詩曰吾事固非時汝知吾不知讀書不及汝可謂天生痴自此士大夫之公私
經行者爭相和贈生遂爲北關各妓二月始達配所去京城二千餘里止琳城甑山風氣頓異人所難
堪而公處之晏如杜門讀書或吟咏遺懷而憂國忠親之意見於詩句有一絶曰庭闈溫凊誠宜念宗
杜安厄豈忍看以孝爲忠忠便孝孰云忠孝兩全難又曰只綠憂國輕身易終爲思親忍淚難時觀察公
駐東湖孤山寄一絶於公曰休垂塞外千行淚頻寄天涯一字書但願謫居無疾病何嫌田里自耕鋤公
每扶淚悲今觀察公嘗在官或處事有過者公亟以書諫之觀察公喜曰汝之事我當常如是也及公
在謫門下人或子弟有小違輒復書及曰汝若在此必無是事其倚重女此
戊午公三十二歲冬移配機張時言事遷北者多甭瞻意猶不燠必欲困之乃曰投
北諸謫近胡必與胡通盡遷之南公路過孤山歷觀觀察公
己未公三十三歲在機張四月子禮美生五月丁觀察公憂
計至公號慟頓絶爲文具饌送尊于凡筵時大農枵於士木有付處以上贖金之令公庶弟善養欲圖
之公聞而止之人有貽書勸公者公答曰非徒義有所不敢財力亦不逮又有言其自處太苦者公口義
理可不可不敢自信至於若樂非所計較也
庚由泰昌元年公三十四歲在機張
辛酉天啓元年公三十五歲在機張八月服闋
壬戌公三十六歲在機張公自永感之後遇生日誦程子當倍悲痛之訓戒子弟無得獻觴
仁祖大王元年癸亥公三十七歲三月仁廟反正四月
除義禁府都事還京始奔哭觀察公墓七月罷歸
海南八月中別試初試
甲子公三十八歲在海南
乙丑公三十九歲在海南正月除義禁府都事不就時朝廷多公立節昏
朝將越次擢敍而不悅於公者摘公疏中金悌男爲逆之語沮之張相公維曰昔刑軻欲雪燕耻不忌要
他頭於生於期況善道欲誅甭瞻何暇惜一語於死悌男乎不可以此言爲此人之過金相公瑬大以爲
然謹按昏朝日記癸丑年金悌男以國舅入於朴應犀上變書光海斷爲逆魁賜死其時人無爲悌男
訟寃者如漢陰相公於大妃擧哀收議有悌男以逆首得罪宗杜而慈殿之天倫淮當自盡云云
而未聞以此摘爲漢相之疵則公疏中所謂悌男爲逆云者亦不過意有所重他不暇恤何損於公乎甭
瞻之黨以悌男獄爲奇貨造認輩承望甭膽風旨將至斃滅彝倫之境一時元老大臣皆以全恩永昌盡
孝慈聖勉戒時君則甭瞻之黨輒論之以護逆公之疏痛陳甭瞻綱打善類之狀欲解諸君子濱死之
禍其時三司又斥公以黨逆合啓有曰爲悌男翻獄之計其流竄傳旨亦云而不正後不悅於公者反以
爲搆陷悌男云公之言一也而前後罪謗相反如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丙寅公四十歲在海南六月答李玄風必成書時仁穆王后禮陟李公
以卒哭前私家之祭不用肉之說問於公公答書略曰卒哭前私家之祭不用肉單獻之說洛下亦有之
而死者無行素之理世間在喪而死者或用素祭此所謂之死而致庀之殊爲可笑單獻其亦不用肉之
類也雖曰君父一體而有義有親禮必有別於公於私祭獨不異乎令世除却不知禮宥外或拘年老或
因身病不能限卒哭行素者滔滔於己則飮酒食肉而祭光先則素饌單獻其可乎禮意豈如此也以淺見
料之則時祭則限除喪不行而忌祭節祀則無所減省以素笠素服行之似無不可但係官于朝者不可

及私墓祭則使子弟行之不亦可乎不祭之說惑人至有在喪人終祭亦必待除喪後行之三年喪大節
亦有因國喪敢過先王之制之理乎大祭所難者服色而如此等祭以素笠素服行之無所不可拘於吉
服之文而敢過先王之制乎十一月除安奇察訪不就
丁卯公四十一歲在海南正月金兵犯京上幸江都公奔問
不及而還光海時皇朝徵兵討金遣姜弘立赴戰弘立投降至是弘立爲立爲鄕導大擧兵
耒陷義州進迫平山上幸江都公聞變馳赴中路旋聞賊退回鑾病且劇舁歸錦溪君朴東亮爲
湖南兵粮君募使公抵書曰目令所之人也非粮也非兵也况本道列邑之穀計不下三四萬兵三月之
支太半用之之後或慮不給則收之以田結收之以烟戶民誰曰不可何必爲太于計紛紛斂怨於民哉
或慮兵衆不足則莫如委之令勿論公私諸色極擇精銳則可得兼人之勇數于於一道今乃勤召儒
冠之子無告之民古所謂驅羣羊而攻猛虎者請勿求無用之單不急之粮只以咨訪俊傑爲事仍擧伊
尹孔明樂穀事勸以誠禮致賢以爲制勝之策云云已而辟公爲從事卽病遞十月除司圃
署別提病遞
戊辰崇禎元年公四十二歲在京春魁別試初試張公維掌試得公策謂之
東國第一策歎賞不已三月除兩大君師傳一大君卽孝廟在鳳林廊時也一
大君乃麟坪也上命極擇師傅必以時望第一鈐長張公日尹某文章見識真當代通儒首以公應旨
公啓請先授小學講學之禮一遵古人成法前此大君講學有課必籍記其通否雖或不能例不敢以
實公則不爲饒也一日孝廟講誦不通而泣傍侍宦宮曰上每考其籍有不通則撓冀無直記公曰
此實勸誨之至意不聽學廳側有候風小旗問于侍者曰嘗見大殿有此東宮亦有諸曰有曰然則
大君不可以有此孝廟命亟去之每朝進講學廳也宮奴必候於門外一日不然公呼掌務曰令日吾
疾作不可以講遂歸孝廟令杖其奴其晟師道而見敬禮如此東平尉鄭載嵩聞見錄曰孝廟在
鳳林邸受學於師傅尹善道仍問處身之方對曰公子王孫芳樹下淸歌妙舞落花前豈不爲千古名作
乎蓋見孝廟聖質非常諰以鞿脢也孝廟聞之有契於心及承大統每語諸駙馬曰當日尹善道
愛我之言而予之警惕得力爲多云
己巳公四十三歲在京十二月陞受工曹佐郎特命限
明年仍兼師傅時仕滿當遷上傳敎吏曺曰尹善道非但盡心敎訓其處心行巳實谷
師表雖遷轉他職而限明年仍察
庚午公四十四歲在京賜酒饌公子仁美義美聯中司馬內賜香醞二十甁看饌
甚農以多聞喜之用及放榜召至差備門賜酒人皆榮之大君送磨詝請公校選公見卷首載
此日長昏飮日裏颺朝彩兩詩遂奉書以復曰詩者所以吟咏性情流通精神石可以不知屯然其有關
於民彝物則者讀之有利行之益其能言於人情物態者覽之爲多識之資而其惡之不足以爲戒善之
不足以爲法者皆程子所謂間言語固無足觀也伏見此卷首絶有流蕩忘返之意委靡頹墮之氣次絶
有務巳衒能之態于進苟求之欲豈合置之於開卷之始也姑就此卷所載而論之則戊衣何日定歌舞
八長安有男子之氣像爲舞春風多秋耒不堪着道貞婦之心事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巧寫忠臣之
盡瘁河橋不相逢江樹遠含情能言朋友之情禮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揷荣葸小一人同氣之情可掬於
辭氣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陣役之憐可得於言外如此等詩殊有意味乃可吟咏也亡
月病遞工曹佐郎十月中別試初試第二十二
月特除工曹正郎特命限明年仍無師傅
辛未公四十五歲在京三月遊東湖內賜酒饌公與数友遊東湖孤

山別墅有此思賜公有詩曰宮壺誇釣叟仙樂動江村誰知三日樂摠是九重恩六月特
除戶曹正郎兼捻戎郎九月呈遞戶曹正郎南歸
賜酒饌大君房亦送米豆曬藥以公遠行也十一月除刑曹正郎肅
謝郎呈遞爲先考妣遷厝旣往來南鄉又將下去而師傅未遞呈狀天曺不見處置呈疏政院
不得上達而又此新除不得已庸謝後即以情勢呈遞十二月遷奉觀察公墓
于海南花源面初葬于楊州蘆原公自謫還經營十年始行緬禮
壬申公四十六歲在京正月特除戶曹正郎又命限令
年師傅仍兼二月除司僕寺僉正持平安時賢以騷陞請改正
批曰尹善道事如是堅執過矣不允停啓後公亦呈病有旨命他司相換三月移除漢
城府庶尹公居官務存大體凡有可否殺然不撓同列敬憚吏胥畏服十一月病
遞庶尹及師傅賜雪山圖二障子時公疾劇幾危上日賜藥
物及鬪饌又下雪山圖二障子曰以此滌除病中煩熱公之友鄭尙書世規悶其病勢漸篤書勸避寓
公方在昏昏中債手呼復曰厄運在身非東西南北而可免也鄭公得書見而喜曰平生精力無所減病
不足憂矣公前後累遷官特命兼察師傅限備輒命仍帶者首尾九五載春注愈隆兩殿暨大
君房無時賜賚殆無虛月或一月再下內殿嘗密探公之生日公戒家人勿言遂詢諸瞽師國俗瞽
師業推命九世之聞人生日必皆知之瞽師以告輒大供具以賜孝廟潛邸時平居語及公必彌先
生其手札莫不皆然而御諱着署極其尊敬公作卷珍⊠以作傳家寶且以債年賜物帖子一一蔵
朝曰吾所以藏收若此者欲使後代雲仍亦如目見百世不忘而報我之所不能盡報者
癸酉公四十七歲在京春魁增廣鄉鮮四月增廣覆試對
策擢一等賜香醞雉鮮大君房亦送米綿甚優公登第初有詩曰烏
紗巾上碧崢嶸四十年心耿耿明萬里長風如末駕五湖烟浪是前程觀此詩足以知公之素志也除
禮曹正郎五月除侍講院文學皆疏遞七月除
關西京試官時去昏朝不遠科塲用私之習尙未祛罷榜者再至是公與諸試官約曰公試
不可以私且日夜催考心目俱疲意在速完未免有失不期日惟務詳察考畢復取落幅反覆較閱果無
杜屈幸占者後公累擬參試官皆不就曰試場事皆由主試者參官不得伸其志不如初不與也秋送
家春于南鄉親戚姻婭挽止而不得未久有丙子之難京城士民先被慘毒而公之家獨免焉人始服公
之見事明而慮患遠也九月除侍講院文學十月休告南歸
榮墳除司憲持平十一月承召到龍仁呈遞
公久處宮師爲上所厚見待非常宰相姜碩期造蜚語誣公叵測公見世道日益危險絶意從仕前後
除旨皆謝病不就遂有長往之計
甲戌公四十八歲春除星山縣監時星外吏殺其牧降爲縣上命銓曺極擇新
守以公爲監實擯之也公不辭而赴治尙公嚴奸吏屛息頑民畏服官無留務事無後時八月
行釋尊于鄉校
乙亥公四十九歲在星山二月行釋尊于鄉校七月上疏論
量田不報朝廷議定三南量田分遣均田使督迫列邑成賊過重民情騷怨公陳疏略曰量田
所以均田均田所以均賦均賦所以利民則朝廷本意非在厲民實在利民而畢意民無以爲利已而皆
以爲厲民何也盖均田國之大事而責成於二三朔之內朝家之期待有程使臣之責望有數該曺之事
目至嚴使臣之糾督極峻故所任監官輩皆以刑戮及身妻孥從邊爲懼田之膏瘠民之苦樂判作外事

而慄慄相戒惟欲取贏尺量則務多而戒小等第則務高而戒下是以田制不期於過重而自至於過重
矣令殿下亟命有司令量田結悉施降減則民必歡忻鼓舞願載殿下伏願殿下以裕民食結民
心固邦本宅天命爲宗杜大計也臣頃於昏朝元凶誤國之時嘗一言矣其後幸賴聖明撥亂反正
國家雖免於危亡自昏朝言之則亡矣臣言不亦驗乎癸亥以後可言者非一而臣不敢言者以其皆非
危亡判斷之事也令見危亡判斷之事故復一言矣伏願聖明勿以人廢言無如昏朝時也十月正
言金重鎰劾公以拋棄官事專意自奉設置工作多造物件請罷職答曰此人必無如此之理甭之所
聞似涉失實矣正言李行遇洪翼漢七啓終不允只命推考冬棄官歸鄉公莅邑不
爲矯餚干各至於論大罪皮大訟痛絶私囑遠覆上司不悅者夤緣造謗公引病歸鄉監司遂挾憾搆誣
啓罷公在官時題田民皮訟案牘曰用心公私臨政敬怠與天作事周詳與疏略此亦可見凡我子
孫勿以吏牘間尋常文字而宜體認焉
丙子公五十歲在海南五月哭子義美婦鄭氏絶食逾月面盡公有哀辭曰有慟
非言子其才實寡壽溫良廾五載悲悼百千秋同穴婦之訣三孩天所留西風明月夜那忍上書樓十
二月淸兵迫京公浮海赴江都時宗杜嬪宮元孫大君先往江都上
八南漢城賊勢方急陸路阻絶公度不能達行在忠憤慷慨洒泣登舟不計風潮晝夜趲進諸舟師皆
後於公與公同行惟統營中軍黃瀷矣
丁丑公五十一歲正月到缸山洋而返即晦日也始聞江都已陷與黃瀷等
相聚痛哭又避亂士大夫舟師諸將所聞皆云上潰圍將向嶺南公與黃瀷哭別寄書於瀷曰翠華
的東則必轉干嶺令欲浮海而從若又不幸則西山之薇南山之芝管寧之搨箕子之琴是我志也二
月八海卜居于靈巖之甫吉島公到海南始聞上出城講和敬馬痛欲絶
乃不下般宜八海泊于甫吉島之黃原浦望見峯巒秀麗層洞壑開豁真氣溢目左右溪澗縈帶合流公曰
比可以居矣乃斬木開逕命其洞曰芜蓉築室于格紫峯下各之曰樂書齋齋前有東窩西窩東溪上作
書室爲子弟藏修之所洞北山腰巖石絶特度六重石門有翠壁層臺於小屋於其上命曰洞天石室洞
口數里許衆川滙成廣潭其深丈餘湛然徹底潭邊作亭命以洗然囲面揚以樂飢欄同何閣七岩軒呼
光樓等號如小隱屛赫曦臺浪吟溪獨登臺五雲臺偃仙臺賞春臺皆因天作而命各者無意世事樂而
忘憂若將終身焉塵喧隔絶海氣不及但見麋鹿成羣於厨庭之間家舍戍無宏侈榱桷柱樑悉用雜木
曰松者國有禁不可犯也後有忌痴者欲以此搆罪密使人覘察而不能得焉
戊寅公五十二歲春除大同察訪司導寺正皆不就六
月逮理配盈德當路者疾公益甚臺評峻發至以丙子之亂到江都不奔問掠取避亂處
子居海島不仕進等語搆捏請拿公旣遣獄供辭略曰臺評所謂咫尺京城終不奔問云者極爲冤枉往
歲兵亂起於倉卒勢成破竹深入腹心南土將帥破膽環顧矣身憤氣輪困心窃計之曰三南諸帥無一
人可當賊鋒又無一人可與共事今赴其幕府則不能進觧南漢之圍而徒阻絶於中路不若由海路直
徃江都 宗社嬪宮元孫大君皆在於是是亦一朝廷也公卿大臣亦多徃焉豈無一人與我同志而能
用吾謀者也江都見軍與諸島避亂人及三道舟師合勢則兵亦不爲小矣江都密邇南漢隋唐間又多
有用兵之地若使善用者或出奇兵或施祕計則方張之賊可破南漢之圍可觧江都守禦亦可萬全如
或人不用我計無所施則力言衣帶水之不可恃而亟請預具舟楫以備不虞雖江都失守使南漢無牽
制之患則亦一助也遂激勸鄉族揀選家僮蒼黃發船而嘗知江都難守檢察使金慶徵任非其人必欲
及於未失守前不計風濤順逆罔夜前進路逢舟師諸將力勸急行行到安興聞江都失守尤急促行到
缸山洋始得其詳與黃瀷等相聚痛哭事勢旣去而矣身旣無位號又無同志宿留一日夜百計無可爲

者避亂士大夫舟師諸將所聞萬口一談皆言 大駕潰圍東出將向嶺南而敵兵彌滿更無探聽之路
窃以爲急還湖南則必有 朝廷命令通行處可以探問 翠華所駐而從之卽回船行到靈光等地但
云敵兵已到礪山及至海南卽有自南漢 回鑾之報始知江都所聞 大駕東出之說爲訛言也臺評
則有若聞 大駕還都而不爲奔問徑還者然不憚十生九死於千里蛟龍之窟而先往江都則豈有咫
尺京城終不奔問之理乎如以矣身南還後不卽趁朝不爲仕進爲罪則果有罪矣而亦有說焉矣身四
十餘日在船上驚危慄險觸風襲冷宿疴轉劇氣加之以每念江都之慘南漢之痛羞戴一天憤鬱成疾心
恙沈痼有若中風狂走者然自分病癈無復行世之望有變則忘身赴難事定而病不趁朝何害於義乎
矣身賦性愚下行世齟齬在內則有煩言在外則有積謗尙不知止而興心競進則非徒負我初心豈不
重獲罪於明時也是以自星山還後不復生意於仕路以一邱一壑爲置身之所而有優遊畎畝放浪江
海之志其所以不得仕進者非但病也亦以此也使才者健者爲生聚敎訓之謀使拙者病者守入山蹈海
之志則我國家億萬斯年豈不有光於史冊而有辭於天下乎未聞有國家者崇奬廉退之風而有乏人
之患保養節義之士而有危亡之禍也雖如矣身略不近似而實緣病蟄者以是自寬遂有養病林泉以
終餘年之計掠取避亂女子之說允極無據矣身自江都還到靈興島遇同背李希顔曰避亂來此敵兵
可怕請以冊籠及奴婢三口同載而去其中一女婢率一女希顔曰此婢吾家久遠有功者船人櫓役乏
人之時可以使喚云云故依其言載去此豈爲拿鞫之罪而南箕貝錦至於如此也矣身之往于海島者
何也江都之舟未下而直入於此棄墳墓離妻子與麋鹿爲羣此非失其常性者歟其亦當初經亂後心
恙發狂之致也而其狂也實出於愛君憂國則亦豈非 聖世之所宜矜恕者耶矣身素好山水而所居
之島泉石絶勝殆非人世耳目所嘗見聞是以酷愛欲以托興而忘憂雖然 君父一念一飯敢忘每當
山空夜靜皓月懸空之時悠然有望美人兮天一方之意仍想 鶴駕玉容 鳳林芝宇而念到於江山
以使笳鼓凝情之境則令人忍淚而腸痛其所以絓邱尋壑遊憩遐觀漱石枕流撫松依竹者無非所以
消遣胸中壹鬱之懷也人以異己爲惡世以殊俗爲訝衆怒羣猜或爲不測之言臺評之發必以此也矣
身於昏朝請誅元凶以安 宗社於 聖世請寬量田以宅天命於變初忘身赴乱以效臣節於變後病
伏海上以求其志觀此數事足以知其心亦必有曠百世而相感者矣一世之人不相知而相嫉至於如
此不亦異哉判金吾李公德泂議 啓曰尹善道身任遠方聞變慷慨私備船格觸冐風濤千里赴難雖
未及期其志可尙臺 啓各項条列並歸無實云云 上察其寃只以不奔問徒配
己卯公五十三歲二月蒙 赦還海南遂以家事付長子仁美卜築
于水晶洞洞堅幽邃有數丈飛瀑傍等小亭命以人笑又得聞簫洞亦有精舍皆在海南距白
蓮舊築二十里
庚辰公五十四歲春作金鎖洞記洞與聞簫洞隔一岡洞天寥朗而幽靈泉石怪
特而娟嫵公夢得金鎖錫樻不數日得此洞與夢相符故因以命名有詩曰鬼刻天慳秘一區誰知眞籙
小蓬壺瓊瑤萬仞神仙窟山海千重水墨圖兔躍雅騰窺短嶂風顚雨暗在平蕪登臨記得前宵夢玉帝
何功錫與吾洞中有岩盤陀高不過尋丈上可容數十百人平埋幽淨命以月出巖從岩稍上有養蒙窩
巖底有會心堂自會心差下有弗設寮上下池塘種荷養魚自弗設石泉涓涓到山門有石屛高可四五
丈屛下有平巖巖邊有亭命以揮手水自石屛上貫流平岩登揮手府視則不知其幾千仞又置敎義齋
以居後學詳在記中公恒居會心而日晩步出弗諼宴坐頤神時又逍遥於揮手不八海則必居於此
辛巳公五十五歲在金鏤洞
壬午公五十六歲在金鏤洞作山中新曲十八章東方歌曲大抵多淫哇如
翰林別曲之類出於丈人而語涉戲褻廢尤不可觀公之新曲皆是居閒養性戀君憂國之意可見其出

於性情之正也公自奉甚簡平居衣服飮食務從儉約每誦文中子之服儉而潔高侍郎不貳羹哉之語訓誨子弟凡係玩好之物絶不留意至於花美書盡亦所不屑幽居澹泊不要滋味有詩曰前山雨後蕨芽新饌婦春來莫更嘲滿酌玉泉和麥飯幽人活計不爲貧

癸未公五十七歲在金鏤洞

甲申大明亡我朝用淸國順治年號公五十八歲在金鏤洞二月 上不豫

召公議藥公病未承 命縣道上疏 不報公疏陳昧於醫

理病未運身之由仍獻 聖躬勿藥有喜之方略曰心者一身之主宰腑臟竅脉氣血陰陽順逆盛衰安病無一不係於心心安則百體皆安風寒暑濕鬼魅百邪無自而入心不安則反是當今國事艱虞千古所無 聖上方寸間事不言可想 聖體之未寧由於 聖心之未寧 聖心之未寧由於國事之未寧聖體受病之淺深以人事譬之則不至於會稽五百之日治療之難易以人事譬之則不至於幸分一盃之時豈無簡易方得效方可以治此者乎因以藥材譬人材論用藥辨藥之道

乙酉公五十九歲在金鎖洞作山中續新曲二章古琴歌一

章有權海者善彈琴解音律公愛而館置之訓學之餘每令鼓之因號曰伴琴作琴誡以贈曰嗜欲心中淨天機指下鳴可令山水興存沒子期並

丙戌公六十歲在芙蓉洞次李相敬輿詩時李相謫珍島寄公詩曰天元館裏昔摻

裾意氣還輸傾盖初三十年來如幻夢二千里外過仙居滄溟獨灑孤臣淚石室方開萬卷書牛地卽今天壤別鷦鷯空羨北溟魚公和之曰桃花紅雨灑衣裾三月江南暗魄初人道政丞過縣路吏傳詩律到山居嚴程有是慇懃問厚祿從來斷絶書不換三公雖古語何知魚樂子非魚

丁亥公六十一歲在芙蓉洞哭沈甥光沔外甥沈光沔從學於公義托師生公

期待甚重不幸短命公甚慟惜之有哀詞曰知命聖人猶慟回鍾情吾輩詎能裁他時佇待金聲縱今日還着玉樹推九萬同風心不泯三千曲禮忘成灰幾年論道山窓裏眉宇森森淚滿腮

戊子公六十二歲在芙蓉洞

己丑公六十三歲在金鏤洞 春定祖先墓祭式康津坡山有六代五代兩世墓

宗胃親盡香火久絶公首損近墓曰以爲祭田喩諸孫各出財益買田以厚供祭之資輪定有司二人每歲九月十五日合宗人設祭以倣歲率宗人一祭之禮立議成券分蔵內外子孫家五月 仁祖昇遐孝宗嗣位公從縣宰擧哀成服九月封

疏進言公病甚不能奔哭 殯殿至是拜疏引罪略曰謹稽古昔帝王爲治之道布在方策者不翅千萬而明白簡易備盡無餘蘊者莫如夫子所答哀公問政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已治漢如唐虞而堯典所載命官而已虞史亦云命九官然則爲政在人肇自唐虞而如非堯之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則何以得舜也如非舜之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則何以得禹皐陶也自是厥後無世不然是故惟聖君乃得聖臣惟賢君乃得賢臣取人以身豈不信歟世人喜道無好人三字或曰世降人才乏絶喪邦一言非此也耶古稱代不乏賢安得厚誣二世伏願 殿下莫誣乏才念玆於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而日進功程於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也所謂仁者人之所受於天爲二心之全德者也大公至正浩然盎然無偏無黨無好無惡無反無側平平蕩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之謂也苟能此道矣在我之鑑衡公平權度精切其於入之邪正賢愚才否也何難識察乎疏未請放昭顯之子以全 聖恩盡保護之方以安 聖躬初因縣道而上監司李時萬再却之不得已使子仁美詣 闕呈之 答曰省覽疏章念昔日師傳之功不覺感歎所陳事戀愛之情憂國之誠溢於辭表寧不感動于心予當體念焉別來已久思想殊深從容就道未可上來耶予欲親聞讜言耳於是忌公者見 上批眷重恐或見用乃曰遣子投疏隱

然探試 朝廷請拿鞫定罪 上不允
孝宗大王元年庚寅公六十四歲在芙蓉洞公於所居必以經籍隨之愛護整齊
無事則輒讀書忘倦未嘗一日廢雖篤老而不改焉
辛卯公六十五歲在芙蓉洞秋作漁父辭四篇識之曰東方古有漁父辭
未知何人所爲而集古詩而成腔者也諷詠則江風海雨生牙頰間令人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意是以
聾菴先生好之不倦退溪夫子歎賞無已然音響不相應語意不甚備盖拘於集古故未免有跼促之欠
也余衍其意用俚語作漁父 詞四時各一篇篇十章余於腔調音律固不敢妄議余於滄洲吾道尤不敢
窃附而澄潭廣湖片舸容與之時使人並喉而相棹則亦一快也且後之滄洲逸士未必不與此心期而
曠百世而相感也
壬辰公六十六歲 正月除成均館司藝 上方講書經數有疑難講官多不
能對 上思公經學 命除有旨之職 上意盖在三司而銓官愈忌之曰司藝亦館職遂拜之 上自
製召旨曰爾乃予始學之師傅也善於教誨故 先王特命仍任至於五年予之鮮蒙爾之功也尋常不
能忘今以爾爲成均館司藝爾其乘馹斯速上來公不得已就 召三月至都門外上
疏請罪疏略曰千萬夢寐之外 天書特下至有乘馹上來之 命滿紙溫綸無非愚臣之不敢
當者感激兢惶力疾登程今到城外十七年終南渭水之戀庶可紓矣然臣實無狀罪戾山積不敢冒進
脩門敢自數而請罪焉臣於丁丑年間以不奔問得罪當 先王蒙塵于南漢也腥氛阻道月暈迫城
在遠散臣誰得奔問莫不盤桓於半道而還矣臣冒死風濤徑造江都雖不幸先有睢陽之敗其徇國之
誠則未必下於陸路半道而還矣 囘鑾故都之後則雖卽趨朝只爲自己仕進之計不能生聚之謀則
寧爲漁釣之民是臣之志也而烏臺以終不奔問論啓栢府以寇賊滋蔓不卽調遣會合定律則臣之罪
一也當 殿下之在瀋也臣在海上腸摧肝痛心腐齒切雖不能與於執鞿靮之列欲問霧露風霜之候
於從官容有極乎人臣私交在乎世固所不敢況此危疑之際安得徑庭直行做虛禮而惹實謗乎以此
閔嘿隱忍而已而人或以全忘恩遇夷險二心爲罪則臣之罪二也亂後十七年間臣所除職司導正大
同察訪而 朝野艱虞文移之傳不能以時而臣身在海外皆不得限內及赴則是亦事勢固然而己丑
臺論以除職不赴爲罪則臣之罪三也臣往往居在海在者取其幽靜合於養病寓興而已日用凡百無
非就於舊業運於陸地勞費則倍常實無賴以豪富之事況豪富非臣之所願而己丑臺論以占有海島
豪富自娛爲罪則臣之罪四也臣所以不得奔赴 國哀者實緣其時賤疾方劇而五禮儀令在外諸臣
擧哀於公廨其意盖曰君臣主義尙嚴異於私禮而入公廨瞻 殿牌而臨無問於到京洛伏闕門而哭
也情禮輕重無別於遠近臣亦有見於此不果判命舁疾而行矣其時臺評至請拿鞫定罪則臣之罪五
也臣之投疏盖緣獻芹之血誠而初以縣道而上再退於方伯故不得已遣子而呈矣評中又曰遣子投
疏隱然探試朝廷臣意果在於探試則欺心也欺天也欺 君也罪不容誅也臣之罪六而至此尤極矣
乞 命鐫削臣職名不齒仕版云云 答曰旣往之事何必提起況非本情者乎來到城下予心欣悅從
速入城以體至意 肅謝後卽 命引見上曰不相見久矣髭髮如昔而肌膚何其
衰也公對曰小臣大馬之齒已多蒲柳之衰固然上曰昔年師傅解家之惠令何可忘常根久未相見
也公曰前後殊恩異數罔非踰分惶恐不知所達 上曰積年阻面之餘豈不進一言乎公曰小臣精神
傷損何敢率口仰對千里忍死承 命者至願惟在於一瞻 天顔而退矣 上命起坐公略擧頭瞻望
承旨卞時益曰尹善道乃敢仰視 天顔非臣子敬謹之禮請推考 上厲聲曰此予舊日師傅君臣之
間如父子豈有不見面之理乎勿推 賜酒饌是日引見後 特拜承政院
同副承旨陳疏乞免 答曰辭免無義勿辭從速察職 再疏略曰殿下如

以臣於昔年侍講歲久有此鴻私則非獨於國家官方政體大有所未安因師獲印之譏臣亦何堪 答
白今此之職非爲私也才器允合故也須勿更辭從速職察 承牌肅謝八參 經
筵恩批之下不得不應 命仍叅講筵 上有間難儒臣只擧訓註不能卞釋公逐章聞陳明白 上
曰釋然矣講學不當若是耶執權見 上意傾嚮忌缺益深翌日正言李萬雄首發傾陷之論因僚議不
一而止公出院呈病上疏請賜骸骨歸略曰臣之事勢有不敢不遠退者區區所
願不但在於鐫削而直在於乞骸則竊恐 殿下以爲臣無意仕進必欲長往有輕世肆志之懷無愛
君憂國之 誠故臣敢吐露二十年來憫默之言臣癸酉春登第其時姜碩期欲錮臣之仕路是以再叨春
坊而乞遞一忝臺閣而呈觧甲戌春初擬關西邊倅又擬湖西亞幕終拜星山縣監則 朝議在於左遷
其夏謬忝瀛選被削都堂在星山時呈病乞罷則監司必加搆捏而狀啓臺駁並起己丑陳疏已爲排擯
者忌嫉及見 聖批優異天意繾綣則拿鞫之啓乃起不然不得奔赴 國哀亦已六朔其所論罪何必
在陳疏之後乎遣子探試云者意在巧陷人而自陷於壅蔽言路近日猥蒙 宸揀濫側近密臣感激
聖恩猶不知止則鉗市之患殆將不日而至矣 答曰人心世道雖云不淑尙有國法如彼媚嫉之輩豈
敢容吾朝廷售其奸計乎看來予甚駭愕無以爲喩勿爲固辭從速察任 下備忘記曰尹善道不效世
人之奔競汲引退處鄕曲讀書守分優待師傅之禮非但事理之當然且是 祖宗朝舊規特除承旨有
何不可而敢生陰擠之計哉正言李萬雄遞差呈病三蒙 恩暇再疏得遞
答曰固辭至此本職令姑允副焉四月 上遣掖隷宣恩 問批下後
有是 命又遣掖隷宣 恩問公出城治行 傳于政院曰前承旨尹善道頃遭慘
酷之誣毁必不安於在京顚倒下去若有如此狼狽之患實非予當初馹召尊禮之意本院傳諭使之勿
爲下去從容進退以體予至意可也政院使人傳示且間所答對曰 聖敎如此感激惶恐不知所達云
公遂不敢遽行止于孤山將待秋凉南歸七月 上遣掖隷宣 恩問賜
酒饌節扇油席時麟坪大君來訪于孤山贈詩要和欲與公遊漕溪別業設供帳累邀之
公不赴後挽麟坪有何哀疲薇孤山客竟未從遊道岳中之句八月 特拜禮曹叅
叅議辭病 不許遂進城外上疏乞免 答曰噫今日之顚倒狼
狽是予召之千里而反使之然也愧恨良深無以爲喩世路如此瞿塘宦海之 說良有以也不敎何知義
莫大焉俶事沖年功獨茂焉不仕無義退藏近名寡懷宜體官職罔曠亟回遐心翻然入來欽哉乃采公
遂罪勉就職潛谷金相公堉來見公傾心禮遇願與同做國事公辭不能當仍辭危蹤不敢回禮九
月 腸銀笠飾紅匾條孔雀羽鶴羽弓箭帢環刀
十月陳時務八条疏曰畏天治心辨人材明賞罰振紀綱破朋黨强國有道典學有
要仍乞解職生還故里 答曰具悉辭意爲國之大經大法具在言言功實字字勤懇再三讀之而不知
止也憂愛之誠溢於辭表深庸感歎無以爲喩予雖不敏可不服膺續上疏章以攻予之過失補其不逮
是所望也宜勿辭亟出察職仍 傳曰原疏欲爲留覽不下矣十一月上疏論原平
府院君元斗杓不報削黜歸海南時斗杓特功驕恣人多憂之公
疏論其權罷太盛恐難令終請閒住斗杓以保全功臣云云 大諫閔應協獻納李逈正言黃俁耆等啓
曰尹善道疏槩以安 宗社爲言不可不明白辨別元斗杓尹善道請並拿問處置 答曰不允持平朴
承休啓曰尹善道上疏旣以安 宗社爲言則波不可掩置伏聞有大槩勿出朝報之 敎此雖出於鎭
靜之意而羣疑滋甚請 亟下原疏使卽卞別 答曰不允獻納避嫌啓曰持平元萬石疏 批以諫院
之啓予實痛駭爲 敎不勝瞿然並拿之請爲國法也而致有未安之 敎請命罷斥大諫閔應協亦
避嫌持平朴承休連啓曰係關 宗社不可掩置 答曰關 宗社之念予豈忽於爾哉此非可問之事

勿煩司諫權堣正言南龍翼連啓後處置請李逌閔應協出仕 答曰元斗杓無可問之事尹善道雖有狂妄之罪豈可拿問言者乎俱極不當勿爲煩請閔應協遞差後日 引見時大諫睦行善以本院前啓與同僚意見差異引避大憲洪茂績曰元斗杓門無賓客有何權勢至此乎尹善道疏極涉怪妄必下原疏然後可解羣疑矣 上曰予豈以尹善道爲無罪乎然疏辭別無他意置之重律則何如大臣入侍相議論罪可也領相鄭太和曰元斗杓以勳舊之臣橫被不測之誣若不明白處置則非但斗杓將無以處身當國任事者豈不難乎然臣非臺官不可科罪惟在 聖明量處左相金堉曰尹善道當求言之際有此疏似不可罪矣 上曰李尙眞侵辱大臣之罪亦置而不論則豈可獨罪尹善道乎茂績日尙眞之言出於公心豈可與善道比而同之哉 上曰當今之世不可如許論人卿以尙眞爲公心予甚惜之茂績曰此而不罪則後弊無窮請削默 上曰若施此罰則於斗杓之心何如太和日非爲斗杓論也其在朝廷處置不可不罪 上曰羣議如此則削黜可也元自此務自抑戢人謂元之克終實賴公之疏云其後公遇元相於實廳元日令公謂余將反令固未也公笑曰非某亦己危矣元亦笑之請與公同飮談笑自如他日元相有疾藥無放命其子曰吾服尹叅議藥乃可愈汝可往問焉强遣之公開誠命藥送之元將服人有疑之者元笑日豈有酖人羊叔子哉一服遂愈語其字曰勿仇尹汝之恩人也

癸巳公六十七歲二月自金鏤入芙蓉洞樂書齋前龜巖下築一堂命曰

無憫鑿池種蓮以爲宴息之所東岡外又築小庵命曰靜成使居子第門人

甲午公六十八歲在芙蓉洞

乙未公六十九歲在金鎖洞二月夫人南原尹氏卒叙付軍

啣十月上時弊四条疏時朝廷搜括各司奴婢驅出海島居民移外方漁父

于江都設築諸處山城且有量田號牌之議公陳疏極言其不便 答曰覽此疏辭無非嘉言至論憂愛之忠赤溢於言表深庸嘉悅再三觀覽矣条陳等事當令廟堂議處矣廟堂皆沮遏不施惟島民事 特命停止漁夫事亦不果

丙申公七十歲在金鏤洞三月上應旨疏 上以灾異求言公疏略曰民怨於下天

怒於上弭灾惟在安民安惟在擇人仍請尙文不尙武以扶陽而抑陰又言只修舊軍器悉罷月課反自備以紓民力 答曰承旨愛予之誠不以在草野而有間前已言之而不已今又言之而疊疊不止可謂愛君不忘者也再三觀覽深庸嘉歎所陳等事可不體念焉公位非卿宰而前後之 批未嘗稱爾擧前職而稱之尊禮之也公應旨疏專論民間弊瘼而其煩而不及瑣而脫漏者移書方伯悉陳之方伯趙啓遠頗採用民多蒙惠哭孫爾久學行見識克遵庭訓赴擧在京而死公痛惜之有挽詩十

五韻著鄕社堂條約略曰鄕風之太紊由於儒品失學之致民役之太煩由於監色不職之致而其責都在於鄕所故略俱条約永爲鑑戒一曰正風俗二曰勵廉耻三曰輔官政四曰均賦役五曰御下吏六曰安民生

丁酉公七十一歲二月自金鏤入芙蓉洞九月承 召

詣京時 中宮違豫議藥公不得已 召公承命 賜米豆鹽薨海藿

十一月除僉知中樞府事陳疏乞退 答曰上來之後其效頗多何

以求退至此乎勿辭再疏 不許公亦有疾不得歸賜賚絡繹且 上下藥物十二

月 賜柑且 賜香醞猪獐雉柑橘柚

戊戌公七十二歲三月陳疏請歸 答曰當初召命寘非偶然內殿病患尙未快

廖況年老之人大病之餘寘難遽爾登道體予至意姑勿下去更加調理觀勢進退再疏 不

許 特除工曺叅議陳疏乞免疏言年過致仕疾病沈痼 答曰勿爲苦

辭須速察職 再疏嫉公者度 上意難動蜚語謗之曰人之仕宦豈可每以 特命爲之又曰以
柳後聖爲工判然後尹某可爲叅議後聖御醫也盖自公以術媒進而醜詆之也公聞之疏中引是言政
院凡十三却而且傳語 曰只辭病則當捧入云 賜香醞鮮魚等物四月
三疏公又別搆疏引帝舜明目達聰魏相白去副封論政院壅蔽狀 上傳于政院曰此疏辭何如
此耶前疏亦入之政院餘辞以對 上曰前日湖南人請行大同之疏政院亦不捧云雖非爾等之事豈
非可駁之甚者本院務去此習宜矣 答公疏曰具悉前後疏辭世道雖甚簿惡判書參議之說必是閭
巷童穉之言何足掛齒乎安意勿辭從速察職四疏乞致仕歸復伸前疏之意歷擧數事
斥其前後壅蔽言路之實狀 答曰宜遵前旨勿辭察職遞工曹叅議政院啓曰近以尹善
道疏本院未免一場紛擾卽者尹善道上疏又極詆斥本院不遺餘力其言之長短是非臣等固不欲爭
辨而旣被詆斥則臣等不敢自以爲是惶恐待罪 傳曰本院之紛擾豈尹善道之事乎不肯自反甚矣
可駭勿待罪於是臺章學疏一時俱發必欲重陷 上累降嚴旨且曰此人不知媚窮之計可歎仍許遞
職知其終不可强也止孤山公入海後當路者益造謗或謂蹤跡詭秘或謂多藏軍器至是公見
世道日益危險不得南歸孤山卽公之舊業在京東三十里臨江斗起獨成一區眞近畿勝地公少有大
節以經濟爲心或問曰公有黨乎公歎曰君子黨乎哉善者與之不善者遠之何黨之有公以直道事君
攻當路者甚力是以黨人猶疑其倚於一邊也公在孤山時非有 上命未嘗入城或諷之曰直道難容
若小屈其志必致鄕宰行其道顧不易耶公曰此所謂枉尺直尋吾未見枉己而正人者也自處之重如
此孤山之號盖亦自況等亭卜之繇曰明月照夜使暗爲晝國有仁賢君尊於故遂採明月名其亭更卜
之有曰論人議福以安王室其後公抗疏論邦禮人以爲驗焉有大事必卜以皮之曰人謨之私不若神
示之公明月亭南又搆小亭名曰觧憫寮朝夕登眺寓懷焉 六月上國是疏政院
却之時宋浚吉李端相等祖述己丑餘論追誣鄭困齋介淸毁其祠焚其祀板其孫國憲陳疏訟寃
而爲政院所却公痛國是貿亂陳疏九千餘言逐節痛辨仍請刊行其所者愚得錄政院又却不上聞衆
謗沸騰沮遏百端權贊善認因人諷公止其疏且要更加璺括以呈公答曰壅蔽不達則已豈有白止之
理初不計較利害何可怵於威勢禍福而曲爲阿世也逐界呈不已阿宋者指爲邪說都承旨金佐明
榻前啓曰尹善道上疏盖爲鄭介淸伸冤地而疏中歷擧鄭澈等諸人之名雖在平常之時似此疏章不
宜捧入而適當 上候未寧只宜退却矣 上曰此人平日不至如此今則老妄甚矣如此胡亂疏章勿
爲捧入於是讒佞之徒功毁益甚 上終不聽只 命罷職公感而有詩曰昔稱凶疏今邪說輿論堂堂
隱海東雖吾尙有如前妄願國終無與亂同甥李保晩偶得紙弓帑貯冠公見而有詩曰一介弓鞬架
上安君何從得護絲冠多藏軍器人方說恐被名疏捩眼看 十二月答鄭進士維
岳大學問目見遺稿
己亥公七十三歲在孤山正月再答鄭維岳書著格物格說
並見遺稿二月遺判書鄭公世規書略曰近聞湖南故叅議安邦俊曾作五臣
傳五臣困齋及東巖兄弟柳夢井曺大中也至於困齋誣詆尤多云其意盖欲爲鄭澈掩蔽戕殺善類之
罪也五臣之入此傳何異於宋之奸黨碑也吉注書有伯夷之淸節而兼箕子之中道可謂伯夷而無其
隘者也安也以吉註書陳疏辭職爲不及於伯夷以暴易暴之歌非之云學未至於知之至而輕爲言論
故歟見東皐栗谷兩公文集感而敍之略曰東皐李公四朝元老一心
循國家有至行朝多偉烈嚴毅方直光明正大無毫末係吝偏私之意在世七十四年君子好之小人惡
之其爲北道巡邊使也退溪先生製其 敎有學究天人沈機先物鎭頹俗屹若砥柱中流等語且先生
之乞退也 上問卿無可薦者乎對曰首相李浚慶不動聲色措國勢於泰山之安柱石之臣無出此人

云可謂無間然矣栗谷李公 疏曰浚慶藏頭匿形鬼談蜮說又曰浚慶之言媚嫉之噣矢陰賊之赤幟
又曰古人將死其言也善今人將死其言也惡此何謂也盖公臨終具遺箚云云時有小人深惡中其情
狀纔及屬纊怒掌爭抵謂做出朋黨眩惑 君聽三司交攻幸賴 聖明照燭其計不售其後十年朋黨
禍起爲國大蠹果不得自掩於幽隱欲掩之中當初攻公者果何意歟學究天人沈機先物盖有宗見得
而非誇美之虛言明矣若使栗谷早知其如此則於斯時也先見雖不及呂誨而必不以藏頭匿形等說
詆之矣當時小人之誣陷不足言矣栗谷以一世名儒而爲此良可惜也君子之學知之爲先知之未盡
則於事昧於是非於人昧於邪正如此則何足與議於道也聊記所疑以俟後之君子 答鄭維
岳敬義別幅四月答鄭維岳學庸問目並見遺稿五月
孝宗昇遐 顯廟嗣位公奔哭 闕下旣成服還
孤山敍拜僉知承看山之 命草上 山陵議山陵摠
護使沈相之源 啓請公及李尙眞尹絳李元鎭同者公聞 命入城辭以病劇豆昧地理 上必欲公
卜之公不獲已從惚相看審乃薦 英陵弘濟洞及水源邑後山爲可用諸議僉同 上以弘濟洞道里
經宿有違 先旨遂定于水原旣始役摠相以下皆相賀公獨不賀曰待下 玄宮賀之可也聞者疑其
言大過已而水原人賂權要求免當路者且忌國之大事沒於公乃曰水原圻輔大鎭徒邑遷民甚重遂
並起爭之人始服公之先見 上召摠相及諸臣議之日昃不能決公進曰 因山之地弘濟爲上而以
違 先旨爲未安則其次無如水原遷民雖不易 山陵亦重 上意遂決仍 命用水原公又曰民之
當遷者準賞良田厚其生業給復十年使樂而忘遷以悅民心以臻陰騭不然終爲穴吉葬凶之歸矣
上皆納之公觸冒炎雨力疾奔走殆一月至是疾甚 山陵事亦已定遂舁歸孤山七月呈書
捻護使沈公之源其略曰國家必用水原之山則須使當遷之民樂而忘遷人心乃定
而陰騭乃臻忘遷之道不過準賞良田厚其生業十年復戶而已曾於 榻前老臣贅達丁寧而只恐其民
不信 朝家之意有不敢言而敢怨之心願相公善啓速爲厚民之形止使民無所疑也仍論坐向裁穴
之法時 上意完定水原工役雖擧而橫議猶多李尙眞潘好義 又薦 健元陵內岡於是忽有看山
之 命公辭疾不赴及再審 上特命公往審公力疾强進陳其欠缺不可用上又命仍用水原大臣
三司及宋時烈宋浚吉等同聲爭執 上怒責之俱於 上前力爭不已 上不得已從其議用 健元
陵內岡卽 寧陵舊兆也 臺啓請拿 命罷推推緘略曰矣身自五月二十五
日承 命看山不計顚仆冒雨觸暑疾驅強登隨處細看絶無可意獨水原之山擧目驚倒不但矣身所
見如此尹絳李元鎭李最晩及諸地官等讚不容口不啻矣身之言而莫不相賀則矣身爲國願用不過
與諸人一般而適於其時病且危劇呈狀兵曹請其啓遞職名而舁疾還郊此乃 因山完定水原諸都
監之役畢擧方張之時則誰能逆料其異議復發也七月初三日夜忽聞 健元陵西洞及佛岩山花蝶
洞看山之 命矣身病未運身不得進叅至初五日文聞 健元陵內新得二岡 特命隨看矣身夜半
馳進翌日再三看審隨例草定山論其時看山諸人皆來獨俞柴病不進初三日矣身之病不進初五日
俞柴之病不進有何異同而七十三歲癃病之人匝月奔走一日病不進豈獨爲驕蹇不敬乎矣身之病
甚而不進宗初審之時也病間而進宗再審之時也其時旣與尹絳李尙眞李元鎭李光載李最晩及諸
地官等俱行並看終日論難乃至黽勉同參於裁穴則不可謂之終不起動也矣身之出郊宗在山陵 山陵
已定水原之後而以爲未定之前任意下鄕矣身之疾作不進宗在初審之時而以爲再審之 命偃然
退坐不亦冤乎至以怙終擬律者煅鍊甚矣公私謂所親曰不久 陵寢不寧當遷吾未及見諸君記
之後十五年封樹傾圮遂遷弘齊洞亦非公所薦穴云謹按白沙李相國文集 穆陵葬議有曰 因
山未定日夜爲悶今幸而得於水原相士交賀皆曰十全此不幸中大幸也初棄五岡果是不幸今若又

改則不幸尤有大於前所當執而去就者水原與五岡云其時相士旣皆以水原爲十全之地則公之所見適與相符而其不得爲用前後亦同可慨答黃道明書曰八十之年霖暑之節二十六日不休奔馳一日病不進而謂之大不敬是無心之發耶國之大事不忍欺 君不敢隨波直達所見大忤權要致有此事令人仰屋 因山之議再忝 引對仰聆 天語吾 君眞英主也無輔導之人國事日非危亡將迨奈何旣誤 斂襲以致再誤 梓宮今將三誤 山陵萬代千乘之國豈有如許之時也前頭百事必皆然矣奈何九月答鄭維岳臆而中測未至道義經權等

問見遺稿

孤山先生年譜卷之一

孤山先生年譜卷之二

顯宗大王元年庚子公七十四歲二月承 命入城時上體未寧

召公議藥內局都提調李相景奭語人曰吾始見此人於藥房纊被重論了無介意天賦都是爲國至誠未幾病還孤山舟行口占三絶曰吾人經濟非無志君子行藏奈有時着處江山皆好意

夕陽歸棹不嫌遲魚島自相親江山顔色眞人心如物意四海可同春人寰知己少衆外友于多友子亦何物山鳥與山花白軒和曰東湖一溯非無計北闕相逢亦暫時怊悵世問人事變尙憐春色不曾遲青眼宿心親開懷語益眞若敎醫一世何物不爲春莫歎知心小知心本不多山禽鮮相近啼在滿庭花

四月上疏論邦禮安寘三水己亥 孝廟之喪 莊烈大妃當爲嫡子服三

年而宋時烈浚吉等引儀禮體而不正之說降而爲朞許眉叟穆爲掌令援禮陳疏請追正之時烈等執物務勝强爲之辭公陳疏辨之曰承統之子與祖爲體父之於嫡子之喪必爲斬衰者非爲子也爲承祖宗之統也私象尙如此况國家乎三代太平之世尙如此況末世危疑之際乎定臣民之志絶不逞之覬覦亶在於此矣 先王孝宗大王之喪 大王大妃之服考諸禮經當爲齊衰三年無可疑者當初禮官儀註定爲朞年臣民之有識者未曉其義之所在許穆考據禮經投進一疏非徒議禮之大經實是謨國之至計 殿下所當斷自 宸衷卽令禮官依聖經釐正而復詢於宋時烈者優禮儒臣之意也時烈反有遂非文過之計掇拾禮經文字傳會己意其說甚頇而其於禮經父之於子所以斬衰者只在於與祖爲體而聖人所以嚴此禮者只在於統承 宗廟之大旨則終始見不到不出臣實未服其言而未曉其意也時烈引疏說立次長亦爲三年之文而又曰今必得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然後許穆之說乃可從云其言不成說話今我 孝宗大王是 仁祖大王之次長而疏說旣有立次長亦爲三年之明文則大王大妃之服齊衰三年實無毫髮可疑何必更責必得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於許穆也時烈之議稱長子成人而死者至再室三而其緊要斷定之語日長子雖成人而死而次長皆名長子而服斬則嫡統不嚴云其言必欲歸重於成人而死而其意盖曰成人而死則嫡統在於此次長雖本同母也雖已與祖爲體也雖已踐其位承 完廟也終得爲嫡統也不亦悖理乎嫡者兄弟中無敵耦之稱也統者修緖葉首庶物承上垂後之號也立次長爲後則復容嫡統之在他平次長承父詔受天命體主器之後猶不得爲嫡統而嫡統猶在於他人則是假世子乎攝皇帝乎古公雖立季歷而泰伯有後則古公之嫡統猶在於泰伯之後乎文王雖立武王而伯邑考有後則文王之嫡統猶在於伯邑考之後乎時烈以宗統歸於主 廟社之君而以嫡統歸於已死之長子乎又豈有此理也時烈曰疏說旣日立次長亦爲三年而其下又曰庶子承重不爲三年此二說白相矛盾云而臣愚謂此所謂庶子果是正室衆子之稱則誠與上文矛盾矣如指妾媵所生而言則不與上文矛盾矣時烈何所據而明知此不是妾子之禰此是衆子之稱而以爲矛盾呼時烈之終欲擬 孝宗大王於庶子者臣又不敢知也時烈又以不貳斬爲據禮經不貳斬之說非此之謂也此不過一時無二尊之義也前後喪非一時其尊無異同則豈可獨斬於

前而不斬於後乎此疏所以有立次長亦爲三年之說也況我 孝宗大王以爲世子時論之則其爲長其爲尊與昭顯等矣以 君臨之後論之則其爲長其爲尊非昭顯之比也其可於昭顯獨當斬衰而於孝廟不當斬衰乎時烈此言非徒悖於聖經宗悖於天理嗚呼孟子曰君子居視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時烈浚吉之安富尊榮可謂極矣而 君上之安富尊榮未之聞也斯二人旣以儒賢待之則師傳之責不可辭而不能輔導 先王致有銜槀之憂 梓官之不得用 山陵之捨吉取欠可謂安乎宗害並至國貧民流可謂富乎威福在下而不在於上固不可謂之尊而 臨御十年之後猶不得爲嫡爲長其爲不尊不亦甚乎用賢之效如此則古今天下誰以用賢爲貴也噫二人之學識心術臣不能知夷考其事跡則非不仁則不知也其能獨明於禮家乎今玆 大王大妃之服以三年改儀註行會八方使大小臣民曉然知朝議之無異意以之正名以之正國是以之措國勢於參山之安云云十八日呈政院都承旨金壽恒左承旨吳挺緯左副趙胤錫右副鄭楹啓曰尹善道上疏到院觀其疏語則假托論禮用義陰凶譸張眩亂略無顧忌決不可捧入是非邪正難逃於 聖鑑惟在 聖明洞斥之故捧入之意敢啓 侍曰如此之疏何以捧入乎還出給同日備忘記尹善道敢上陰險之疏詆諶上下之間厥罪難逭所當絶以重律而有不忍罪者削奪官爵放逐鄕里十九日副提學兪棨副校理安後說副修撰沈世鼎請對金壽恒亦入侍棨曰尹善道疏語極凶慘至以臣子不忍言之說肆然張皇有若告變者然凡陷人以惡逆者終若不實則必有反坐之律宋時烈浚吉之罪如善道之所言則難免其律如其不然則善道之罪決不可放逐鄕里而止矣世鼎曰至以群志未定爲言陰凶不測矣後說曰以安危所關爲言者尤極凶慘矣棨曰其在 聖上好生之德雖不忍加以極罪不可不投之四裔其疏亦不可循例還給取示朝廷明其罪狀而焚之宜矣壽恒日原其罪狀雖鞫問可矣放還鄕里不足以懲其惡矣此外搆誣詬辱無所不止 上曰傳旨中放逐鄕里以放逐四裔改付標同日禁府 啓安置三水二十日大司諫季慶億司諫朴世模 啓略曰尹善道疏極其凶慘近日喪服之論互有是非者惟欲求合禮經務得至當而已至於 宗社之安不安 國於之延不延有何一毫關係而善道假托論禮欲售凶計乃敢曰大統不明民志不定 宗社不固此特一誣人上變之書耳兩臣固不足言乃以 梓宮山陵事倡言而惑亂至於銜槀等語豈臣子今日所忍言者而敢復上犯 先王無所顧忌尤不勝驚心痛骨善道之罪上關 宗社先王必誅而無赦者也請尹善道亟正邦刑 答曰予豈待爾等之請而後從之哉心有所不忍者勿煩二十一日大憲金南重掌令尹飛卿持平李埜鄭脩所啓措辭上同請亟 命鞫問按律處斷 批答上同同日館學儒生李勲等上疏請從兩司之論其搆誣詬辱加於兩司掌議尹趾完不參疏云 答以爾等勿煩二十四日右尹權諰上疏略曰 大王大妃於今日之喪當爲三年必然無疑今雖義起可質百世況問古人已云太后當爲嗣天子喪三年 殿下試令有司博考諸書則可知矣惜乎未時烈宋浚吉兪棨之賢而未察當爲三年之義故銜談卷議未快於心者久矣時烈所謂先王不客爲子之言則謬之甚矣一世擧知其非而不言此所以⊠善道之讒也善道之詆諶媚嫉之狀誠極可惡而不計其身必至之禍能言人所不敢言之言其亦敢言之士也臣謂 聖明將取其敢言之長而隱其詆諶之惡以來天下之言也朝論太激至於此極無故而殺士不幸近之況善道曾在先王龍潛時有師傳舊恩雖獨其不善而取其所長念戀不置位至中大夫則其不可輕殺明矣今日必殺乃已則如臣之躁妄酒往不知將來有何妄發而得罪於 聖明也此臣所以利不可不去也疏上政院三司並斥之以扶護凶人請罷 不允二十五日政院復申兪棨焚疏之請承旨金壽恒吳挺緯趙胤錫鄭楹齊坐取公疏焚之二十九日玉堂兪棨請對尹善道事兩司公議峻發請亟從之 上厲聲曰今若殺我 先王之師傳則天下後世謂予何如人也如此無倫理之事何敢强迫於予乎兪棨不敢復言承旨金壽恒曰旣 命安置而不下圍籬之 命矣 上不答諸臣退出翌日兩司竝停論矣院啓凡

五度府啓凡四度而止獻納睦來善牌不進不參掌令姜鎬稱疾不參並處置論遞掌令鄭晳以尹善道之罪投鼻有北小無所惜而若置死律則恐非 聖世事引避獻納全玉鉉以尹善道之罪 聖上寬貸只 命安置若加死律恐非 聖世事引避並不參論皆被劾遞公將行故舊唁之公談笑恬然略無幾微見於辭色只日愚妄老不變復作此行自取何尤出盧原有疾滯行時有雨雹非常之變楊州樓院路上遇雨感而有詩日暮雲疎雨忽依微來自寧陵酒客衣無乃在天靈不昧照臣忠赤泣珠璣 到抱川和龍洲趙公贈詩時趙公退居墓下出慰公之行贈詩曰胷香百鍊鐵不肯化柔鉛可笑朱槐里無心路八千三黜柳下季胡爲行不遲吾 王明並日何遠返還期公和之曰早學黃通理終羞鐵鍍鉛道如明一線瀧外任三千此行非出晝疾甚自遲遲 聖心終好禮 王改庶幾期五月至洪原著六變文官妓禮順勝禮持其母趙生詩軸出拜趙生乃公昔年謫慶源時贈詩者也公作叙贈之曰爾贍瞻時余疏論其罪政院三司館學同辭構捏皆止於遠竄今則政院三司館學必欲殺之是一變也其時余年三十歲今則七十四歲矣是二變也其時行到洪獻趙娘來相問勞一夕三至今則已作九原人是三變也其時余念嚴程倍日並行而今則氣力衰憊事與心違寸寸登程是四變也其時金吾郎及吏卒憂愛余羸弱每勸徐行而今則金吾之吏每欲驅迫而前是五變也其時地主無不矜恤遠邁而今則二三人外莫與相接是六變也然則無一物不變於前而獨山與海依舊令人慨然趙娘有二女出見慇勤誠意懇至完與其母一樣能不變於舊有同山海余有感於斯復次前韻曰重來如一時心事有誰知娘子忽焉役沒無人論我痴龍洲題趙生帖後曰漂母之飯淮陰貞義女之救伍員飢並稱義烈於千古然夫焉有責語嘿之有時如洪獻妓之於尹謫客也此非特赴士之阨窮如古者節俠風而知其好德慕義根於天性而無間男女之豐嗇也且聞是妓生於北關之邑見遷客之投有北者何限持私釀班荊送之者惟白沙李相國孤山尹參議云妓亦知李杜之齊名哉詩曰蛇鼠不同時男知媿女知平生一寸赤莫謂白於癡蘇少去何時香名行路知嗣緒二娘子 猶歌湖老痴⊠王大妃殿賜表裏六月 中宮殿賜表裏 大王大妃殿賜表裏皆自京家傳到公惶恐拜受 到配所貽書於人曰不死到配所非徒天幸京是 聖恩上視有天下視有地日月星辰完如故國所見居人知有父子君臣如此亦足送老也一日登溪上小山邑宰聞知栲其吏盖迎時議而因之也公成一絶曰柳州願化身千億坡老耽看浙西山一上峯頭羣吏杖今人那得古今閒撰相禮李必行墓碣銘冬著禮說二篇發明疏中未盡之意其略曰士大夫家禮則惟以年長爲長而天子諸侯則無論年之長幼地之貴賤只以爲後者爲長爲長則正体於上一也雖降自家天下之後猶或有擇賢建儲之時古公之爲文王聖而立李歷文王之捨伯邑考而立武壬微子之捨其嫡孫腯而立其衆子衍是也旣立爲太子世子則雖最未之衆子寂賤之孼子理當爲嫡爲長以正體於上長少嫡庶不可論也今以 孝宗大王爲非嫡非長而終必待之以庶子之禮者何也短端喪猶之可也論禮豈可如此乎 又曰大宋收議以次嫡以下則雖人君母弟亦謂之 庶子 貶孝宗大王不害爲 仁祖大王之庶子庶非賤補乃衆子之義考諸禮經此類甚多云禮經以衆子雨庶子云者此說是矣但雖本衆子旣立爲太子世子之後則其稱之之名當以嫡子當以長一不可仍以庶子也其待之之禮當以嫡子當以長子其可仍謂庶子而待之以庶子之禮乎又曰疏說旣曰立次長亦爲三年而其下又曰庶子承重不爲三年古文以衆子爲庶子者固多而以妾子爲庶子者亦多矣此所謂庶子果是衆子則是卽次長也其言何若是不同也覽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則此所謂庶子其指妾子也明矣詐公之以此所謂庶子爲妾子者得矣宋公之以此所謂庶子爲次長疑上下之矛盾者非也然雖本妾子旣立爲太子世子則稱當謂之嫡謂之長服當爲之三年此天理也經義也萬古不易之禮也又曰

大宋書啓中以爲漢文帝與南越王書曰朕高皇帝之側室子也然當時不以此小漢文其後承主統緒者皆文帝子孫況於 先大王之爲次嫡乎云側室云者文帝之謙辭當時臣子亦有高皇帝側室子之言乎且自其初而言之則雖是高帝之側室子自旣立而親之則是爲高帝諸之嫡也長也當時臣子之認之也如此戴之也如此故文帝能安厥位宗廟享之子孫保之當時臣子曷嘗謂非嫡非長而有嫡統不嚴檀弓免子游衰不足恤等說乎謹按儀禮三年条周公經曰父爲長子鄭玄註曰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賈逵疏曰長子通上下則嫡子之號惟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若言太子世子亦不通上下立嫡以長者欲見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子立之亦名長子若言嫡子惟據第一子若云長子通立嫡以長故也子夏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註曰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賈疏日以其父祖適適相承爲上己又是嫡承之於後故云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者爲宗廟主有此二事乃得三年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一則正體不得傳重謂嫡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則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嫡孫爲後是也今以經傳註疏觀之所謂長子非指已傳卽位而死也指太子世子之死者也何以知其然也經日父爲長子則父者非指天子若諸侯乎傳曰將所傳重則將者非指太子若世子乎四種之服亦非指天子諸侯而言也嫡妻所生皆名嫡子而第一子死立次長亦名長子者惟嫡妻所生然後母論長次只據今日現存正體傳重而通謂之長子也必有正體傳重二者然後乃爲之三年也雖承重不得三年又必有四種之變禮然後爲之朞而不爲之三年也四種中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之說爲當時主盟者之證左而其言曰次嫡以下則雖人君母弟亦謂之庶子庶非賤稱乃衆子之義又曰疏說旣曰 立次長亦爲三年而又曰庶子承重不爲三年上下自相矛盾又曰今必得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然後其說乃可從云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註曰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子遠別之也疏曰庶子爲父後者之藉也者謂兄得爲父後者是嫡子其弟則是庶子是爲父後者之弟不得爲長子三年庶子妾子之號嫡妻所生第二者是衆子而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妻子同號也然則庶子固是妾子之號不可施之於次嫡而傳旣言爲長子三年者爲其正體傳重也而繼言爲父後者之弟無正體傳重之事故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相也雖俱是嫡妻所生爲其遠別於長子故不得已與妾子同號也此古人所以嚴名分別嫌逼也至於嫡妻所生之爲父後者死爲父後者之爲弟又以次嫡正體傳重則更有何所嫌逼而必爲之庶子手故直日立次長亦爲三年又日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二長子立之亦名長子又日以其父祖嫡嫡相承爲上已又是嫡承之於後故云正體於上此非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乎庶子承重不爲三年者此庶子乃妾勝所生而異於嫡妻所生故曰體而不正而不爲三年昔者晉惠帝之懷愍太子以庶子立爲太子及薨疑帝所服王堪以爲正體承重當服三年王接以爲承重非正體不應與嫡同應從庶例天子諸侯不爲庶子服當無服其後宋庚蔚之駁王堪王接之議兩失其衷儀禮長子三年以正體乎上又將所傳重明二義兼足乃得加至三年今拜爲太子雖將所傳重而非正體安得便同嫡正而爲之斬衰乎旣拜爲太子是將所傳重而猶得與衆庶子同其無服乎天子諸侯絶滂朞拜庶子爲太子不容得以尊降之旣非正嫡但無加崇自宜伸其本服一周此固庶子承重不爲三年之說而庶子之非次嫡而爲妾子者較然明矣又豈非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乎旣曰嫡妻所生皆名嫡子則四種中正體而不得傳重之嫡子正而不體之嫡孫謂之嫡妻所生第一子可也謂之第二子可也又豈非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乎是以次長之三年庶子之不三年其下語輕重自有着落豈日上下文勢之矛盾乎不能平心徐究但將一庶字撗在肚裏友諉於疏說之矛循欲以古人己定之權衡牽挽驅第强同己意又責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於人求快其心而終不悟長庶之不可混而無別又不悟明文之本與於疏說可徵於古事大抵庶子承重不爲三

年邦禮之根抵也必責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邦禮之樞紐也根抵之舛誤旣如彼樞紐之明白乃如是何所據而搪定次長之必爲庶子乎父之於子長次嫡庶皆服朞惟繼祖之宗子爲長子三年朞服者本服也三年者加隆之服也天子諸侯絶傍朞故衆子庶子皆無服爲嫡長之爲太子及立次嫡爲太子者服三年若立庶子爲後則庶子無服而乃服朞爲其承重而亦加隆之服也長子之宜服朞而三年庶子之宜無服而服朞者其義一也其可謂上下矛盾乎然經之父爲長子及疏之立次長亦爲三年庶子承重不爲三年等說分明指太子世子之死分長次與庶子服制之別非指天子諸侯則必以此位欛柄可謂引之不當而失之大矣何以明其然也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而位天地育萬物其責皆係於君君者天地之宗子而天下之宗子也諸侯一國之宗子也證頑所謂大君者吾父母宗子是也其尊無對其貴無等母論人地之長次嫡庶立爲天地之宗子是天下二國之宗子也爲其部母之宗子也長子也天地之所宗子爲父母者豈可以其始之尊卑而別其服之隆殺乎將傳重之太子世子猶服三年況以次長已君臨而正體傳重乎雖體而不正之庶子傳重非正體之庶孫旣立爲君而死則爲母后者當服三年何可比擬於未成君而論其嫡庶輕重其服乎如是而猶欲分嫡統宗統而不爲三年則此何等義理何等禮律而果能成說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庶子承重則己有庚蔚之駁二之斷案而此則太子之服也東晉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孝武則簡文第三子也以向日之禮議之則雖立爲天子當用體而不正之說降而爲期也其時依禮三年而無他異議此常經通議百世以俟不惑者也彼日 先王不害爲 仁祖之庶子又日立次長皆名長子而服斬則嫡紘不嚴又曰檀弓之免子游之襄果皆不足恤乎豈不悖哉初不識儀禮之言論太子世子之服而移之於己卽位之君又不識次長之不爲庶子又不識太子世子之服有長庶之別又不識君喪無長庶之別又不識宗統之嫡統之不可岐而貳之惟事傳會引務立已見至於弓免游衰而肆口不擇極矣公之言日以爲世子時論之則其爲尊其爲長與昭顯等矣以 君臨之後論之則其爲尊其爲長非昭顯之比也又曰次長承父詔受天命體祖主器之後猶不得爲嫡統而嫡猶在於他入則是假世子乎攝皇帝乎可謂截直痛快矣第恨其時欲考義禮而家無所藏人之畜是書者爲威勢所壓諱不敢出彼所謂立次長亦爲三年庶子承重不爲三年等說皆非註疏全文就其中刪節而略其言者公終未睹其書故誤認爲本文句語禮說中有以不爲亦之疑若使公得見全書而細翫疏說則其發爲言辭者又豈不願撲不破乎哉右一条公之曾孫斗緖所記撰

弼善鄭雷卿神道碑銘

辛丑公七十五歲在三水正月作叙懷文略曰當初所以抗章者舊臣不忍負 先王嘗有盡忠 當宁庶報 先王之志故敢進保我子孫黎民之言三司承望兩宋搆捏冈極至以語犯先王爲罪案不亦異哉銜槩之憂是乃古人用於君父回護之語也今之臣子莫不痛至骨於 先王賓天之奄忽思賈誼爲長沙王太傅自咎不能輔導乃至成疾恨二人托名儒賢處保傳之位而非但不能輔導處心反不如賈誼人情咸懷忿歎而不敢言故行語中及之此豈犯 先王之語也 梓宮之不得用 寢園之捨吉取欠抑亦擧國臣民所共痛心故引孟子之語而結之曰萬世之宅如此則其爲不安豈但一時也此亦爲 先王至誠側恒之言也以爲某大觸忤於兩人則可也以爲某語犯 先王則不亦無謂哉彼日 先王不害爲 仁祖之庶子又日次長皆各長子而服斬則嫡統不嚴又曰檀弓之免子游之衰果皆不足恤乎終欲以待支庶之禮待 先王此何意也其爲犯 先王大矣而朝廷恬不爲怪人有爲 先王沈痛所激而發於行語者則反以爲語犯 先王何哉 四月 命移配北靑卽還收初十日因旱審理參贊宋浚吉曰尹善道被罪實由臣等臣何敢安於心乎聞三水乃必死之地何必使之必死乎大臣鄭太和沈之源皆曰尹善道之罪雖重宋浚吉所達實非皮膚之言宜曲循其請以安其心臺官金南重趙復陽同聲埈塞副學兪棨曰 聖朝曲貸凶人若不欲

死於窮遠則在他時容或可議而決不可擧論於審理也兵判洪命夏曰 善道之罪果難輕議而宋浚吉之言實是本情自 上參酌似當矣 上曰移配本道近邑可也翌日朝講時玉堂金萬均曰尹善道罪關 宗社宋浚吉亦不可自當陳請量移洪原乃北路近邑非安置之所矣判金吾許積曰若以洪原爲近則北靑似宜 上曰然則移配北靑二十日獻納吳斗寅首發移配還收之論其後執義郭之欽獻納金禹錫正言李東溟掌令朴增輝等連 啓蒙 允時旱灾愈酷 上罪已求言前判中樞趙絅應旨疏略曰 殿下今日側身警灾之道靡所不用其極而其中審理冤獄最爲第一義也尹善道之獨不入審理何哉善道以必死之人生而投畀 聖恩固大矣抑不知善道之罪何罪也善道之罪惟在於宗統嫡統爲 孝廟左祖也善道曾未著知禮之名而不量力妄論大禮不可謂無罪也然其上以盡忠於 先王下以勉 殿下追孝之道則其寸誠之赫然殆不可掩也當善道投疏之時誰爲 殿下進焚疏之策也臣竊見麗史恭愍焚李存吾疏光海時焚鄭蘊疏恭愍光海非亂亡之主乎今日廷臣不以堯舜之道導 殿下反以亂亡之轍引 殿下躬駕隨之何也如異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以爲某朝某時焚尹善道論禮疏其爲 聖德之累何如哉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臣竊痛之善道之死生存亡臣不必論也臣不必惜也獨惜明時擧措因一善道之事鑄錯至此也噫古之人君有斥其人而用其言者何者其言有益於 宗社國家也今 殿下雖屛諸善道善道所進宗統嫡統之說斷不可置之也 殿下如大覺悟而明辨宗統嫡統之歸昭載 先王實錄使後之論禮者不敢爲異辭則求之神道豈遠人情惟我 祖宗陟降之靈理宜和豫於冥冥之中而收讜爲祥變旱爲霖使 殿下長保我子孫黎民其德不旣大於走羣望而望報乎疏上命還給兩司並請遠竄 上不允終止罷職六月加圍籬宋浚吉登對時承旨朴世模曰尹善道所著僭說凶慘無比不可不加罪矣宋浚吉曰此人飮殺臣等臣則不可請加罪矣翌日賓廳引見時 上曰尹善道禮說卿等見之耶皆曰見之矣兪棨日其說尤極凶慘不可不加罪矣 上曰欲移于尤遠之地矣領相鄭太和曰然則慶興我國最遠邊極也棨曰慶興道里雖遠勝於三水此則善地也 上曰然則圍籬公初間移配之 命慮有後議不卽發五月初五日夜雪盈尺翌日聞還收之 啓二十六日大雷雨雹翌日聞依 啓之報六月十一日大雹麻菜穀粟盡碎爛其夜聞圍籬之 命公始發京師曰旣兩雹今又一雪再雹似非偶然公以大老至久處窮塞飮食居處少壯者所難堪公隨遇而安處之晏如惟戀 君一念未嘗暫忘時 上久不豫無由承聞作詩曰一步簷前二丈籬天光時自隙間窺吾 君萬福如頻聽何恨孤臣命若絲貽書訓戒兒孫略曰汝曹不可不以修身謹行積善行仁爲第一急務以吾家先世言之高祖勤於稼穡而取於奴僕厚薄故曾祖昆季勃興一門鼎盛天報之昭昭可知也高曾祖以節儉興而後代之事隨俗華美漸不如先世之風可不銘心刻骨衣服鞍馬凡百奉身者皆當改習省弊食取充飢衣取蔽體馬取代步鞍取堅牢器取適用吾於五十後衲紬衣苧袴衣始試爲之曾見汝服衲紬衣余甚不悅如此服飾須斥去不御以崇儉德婦人之服則年老則用紬年少則雜用紬綿勿用綵緞仰役奴婢不可不厚恤須用損上益下之道益減主家自奉而每優奴婢衣食使仰活於我者無所艱苦而含怨逐日所役須不盡其力雖有所失小則敎之大則略笞每令有撫我之感無虐我之怨在上之道當以寬爲主婦人性偏不可付刑杖之權笞亦定式使無敢過不敢爲手自雜打事亦須善喩嚴戒也巫卜祈禱一切斥去以正家道更須激仰無墮自汝曹觧語時聖賢經訓吾所提耳而誨者也今不必瀆告但有時靜坐著意間看小學則必有新得且將經傳循環細玩則無非懾伏身心之助此一生當務而至死不可變者也吾家興滅在此一紙切勿泛視且令孫兒輩銘讀不忘

壬寅公七十六歲在三水三月撤圍籬因旱審理領府事李景奭首建白尹善道大耋之年久竄絶塞當此大霈合施曠蕩之典首相鄭太和日臣意亦然而前日合議朝堂時僉意皆以爲可

今此三司入侍者或非其日之人而豈有他論也上頗傾嚮之正言李埈獨堅執景奭大知曰然則撤
籬宜矣埈曰按律論 啓未滅圍籬之人今何撤籬 上曰今亦爲按律之啓耶太和曰昨年圍籬出於
上命自 上而爲之自 上而撤之寧有碍乎上曰撤籬四月大臣諸宰三司引見時參贊閔應
亨亦請對應亨曰尹善道年近八十久謫塞外非美事也此人昔年請諫元凶行瞻窺北多年今當 聖
世豈合復有此事請卽全釋歸死家鄉 上顧領相鄭太和曰向者李領府事亦言其年老矣此論何如
太和曰甚是矣 上歷詢三司掌令呂曾齊曰此論雖或一道而全釋則恐過矣玉堂李敏迫李敏叙金
字亨之言亦如曾齊之言任翰伯洪在三等曰參贊與領相之言皆是牟金萬基曰此人之罪決難小寬
撤籬之後尙無還收之 啓臺閣事體非矣初八日持平李東溟首發撤籬還收之論 答曰勿頗其
後執義金宇亨掌令李程持平呂聖齊李先稷掌令安縝持子元萬里並參 啓掌令廈最 榻前避嫌
尹善道之 撤籬頃於審理時老成大臣皆以爲可者必出於卞分參酌之意成 命旣下之後固請還收
未知其爲必當況今爭執已久可以停論而拘於體例臣雖不得獨停愚見如此亦不可連 啓請 命
遞斥持平李先稷處置以必欲自異於公議强爲無事中引嫌幼遞凡十 啓後掌令吳斗寅停子仁
美登文科外孫沈柱沈檀兄弟連占司馬二時榮觀龍洲趙公書賀曰宅相二妙遠隨渭陽謫處天亦不
落莫矣自邑底移寓旋花原距官門五里計卽公前歲所占而命名者地頗寬曠
開朗搆數間屋覆以樺皮從土俗也命曰自得窩又作小舍使處子弟及從學者命曰篤敬齋雖蒙學童
卯有請學者眷眷敎誨不怠曰 以先知覺後知不可不爲也
癸卯公七十七歲在三水四月修撰洪宇遠上疏略曰臣竊見前參議尹善道曾以宋時烈議
禮之失投疏攻斥時烈朝論大發善道因此圍置極邊厥後因審理量移北靑臺章又發復還前所配地
臣嘗得見善道之疏其命意措辭多出忿激果爲涀文善道之事誠過矣然其宗統嫡統之說則實是明
白的確不可易之論也時烈山林儒雅負重望於一時然其議禮之錯固不可掩也今之護時烈者指爲
搆禍士林直以凶賊目之善道之言過當則有之矣亦豈有搆禍士林之意也人各有見不可苟同公論
所在焉可誣也今則惡其不同而强欲同之士大夫之間稍有異議者則必羣起而攻之許穆再疏論禮
則斥出遠郡權諰纔立赤幟則卽被重譴趙絅一言救善道則指爲奸邪此實臣所未解者也臣於善道
素不相識非敢爲之緩頰也但念善道自是有氣節敢言之人曾以直疏立節昏朝及至 先朝且有師
傅舊恩而今以言語之過久竄風霜之域白首殘年死亡無日誠恐一朝溘然貽 聖朝殺士之名伏願
殿下亟賜寬宥俾得歸死田里是亦 仁聖主不忍人之一政也 上優批政院三司並功斥請削黜
上不從而終亦坐錮
甲辰公七十八歲在三水九月答趙龍洲書龍洲貽書曰聞絃歌不撥云此雖大
聖人遇變之道如未稱後學爲之則無及不免巫學禹步之譏耶公答曰天下之窮處豈有音樂謫未聞
有無主玄琴問之則姜說爲守則其兒婢有學琴者適白江謫來其妾曉音律借其琴矣說之解歸白妾
留下其琴白相歸後琴獨仍在云卽令取來見之則是說曾守海南時乞得吾家長物者也覽物思鄉爲
之愴然抑造物者前知吾此行而安排著要以慰喜跫之懷耶隨譴馬走之母少小在傍學得使於作二
紅飯之暇時一鼓之房中以頤澤畔之神而已歌則何處得來琴歌不較以告者誤也噫末俗不知樂之
治心只知助歡愛聽淫哇流蕩繁促之聲全味和莊寬密中正之義此則鄙人之素所病盖嘗論之在床
琴爲奴鼓固聖人事也游魚出六馬仰亦聖人樂也然記曰十三學樂小學題辭曰詠歌舞蹈程子曰且
敎之歌舞童穉之學皆知古聖人樂中義歟人皆成聖然後可爲樂則聖人何謂成於樂耶聲者出於天
機之流動亘萬世而無異孟子所謂今樂猶古樂者此也後聖有作則謂今樂非先王之樂而擧天下而
廢之歟如以酣歌恒舞淫泆忘返爲戒而廢之則不幾於因噎廢食者歟希音靜聽收心寂慮得樂不

淫哀不傷急不得慢不得之意則其有益於學者今古何間朱子琴詩曰靜養中和氣閒消忿欲心愚嘗
深味斯言以爲後學苟能養中消忿於此則 是亦朱子之徒也愚意如此閣下以爲如何
乙巳公七十九歲三月移配光陽正月元日白虹貫日二月彗星見 上疏避正殿
責己求言儒生成大經上疏略曰一世同是之制禮善道獨非之一國倚重之儒賢善道獨排之狂妄則
可罪敢言則可假年迫八十死亡無日六年圍置旣足懲罪 殿下若終不賜環溘然於關塞之外則妄
言迸死在善道固宜因善道塞言路爲 殿下窃有恐也疏上不報時因大旱審理 上命移配近家
地禁府遂定光陽光陽卽病鄕也四月發行間関二千里力疾跋涉不能跨馬以藍輿載行其後北伯誣
啓私通列邑別定擔夫及驗間歸虛謫居主人子李忠得信得兄弟受小學于公至是願乞隨往卒業公
嘉其向學携至光陽北伯又督令刷還其隨事齮齕如此路過孤山麟坪子三王孫以大君師傅舊誼
聯書以存仍欲窮侯公書謝曰在顧之示不勝聳目而彼此無益恐惹人言窃願勿遂六月到
配所就白雲山下玉龍洞居焉眉叟許公貽書曰直道在躬窮亦不悔一日康寧一日天理尙明
丙午公八十歲在光陽七月撰錦山君誠胤神道碑銘撰
曹判官實久墓碣銘撰白奉事弘悌墓碣銘輓
徵士河謙齋弘度詩曰嘗承簡牘誨諄諄朋友頻傳動靜直淸約律身千世士謙恭接
物一團春讀書欲究無窮理望道常如未及人其志不休棺已盖回看天地氣方屯河公居智異山下
仁孝兩廟以遺逸累召不至御史南九萬至州訪之時禮訟方興言者皆斥逐請問其正河公曰天子
諸侯之禮與士大夫家異以繼統爲重不須區區引儀禮註海使主盟時賢費多少辭說盖天倫雖重至於君臣大義
蔑加也昔魯僖公閔公以兄弟先後立其後臧文仲之祀也躋僖公孔子謂之縱逆祀若如
今之說文仲之祀不爲逆聖人不必深斥之設令孝廟封世子而止則其禮可巧於儀禮而及至入承
大統之侈有何長少嫡庶之可言乎往在 先朝明廟之喪恭懿殿爲嫂叔而當服小功奇高峯以繼體
假母子義爲三年喪退溪先生屈意從之以嫂叔假母子尙服三年況於眞母子降服朞乎愚意當斷以
聖言恐不可容一毫異議於其間也云其言簡而嚴能使人易曉也
丁未公八十一歲五月大旱 上罪己求言儒生李碩馥上疏曰向者大霈之典盡赦怙終
之罪而覆盆之歎猶枉於尹善道一人未知 殿下以善道得罪於國家而不放乎抑以善道之罪今可
全宥而重拂時議不得放乎追 先王師傅之恩霈今日蕩滌之典使得歸死田里豈非 殿下盛德事
乎審理之擧今過畿日天意邈然赤魃肆虐道路相吊而言曰善道不放天豈雨乎田野仰天而歎曰善
道得釋天乃雨人情如此天意可知 殿下亟奮乾斷毋使政柄下移致令乘死抱寃之臣得蒙曠蕩
之澤云疏上不報七月 特命放還旱灾愈甚又行審理上曰尹善道自前宜於
放釋今日決欲放之僉意何如領府事李景奭首對曰臣之前日所陳非一非再以 先朝眷遇之人年
過八十久處病鄕豈不合於放釋乎 聖意至當上又問於領相鄭太和曰卿義何如對日臣昏耄不
能記憶其某時而曾於宋浚吉登對之日臣陳達此人之可放則浚吉亦曰此人旣有 先朝舊恩年且
老矣今從請放之論似無不可云臣之卽今所懷與其時無異左相洪命夏曰此人不可入於審理今若
放之則失於審理之本意只以領府事所陳年老舊臣云云之意而放之則猶乎可也太和曰豈云無罪
乎因今日審理恩 先朝舊恩放之有何不可右相鄭致和曰向日審理臣旣陳放釋之爲當今無他意
可詢於三司諸臣 上曰各陳所見吳斗寅李有相等齊聲爭執其爲辭說無所不至 上命承旨書之
曰尹善道先朝優禮之臣年過八十特爲放送於是左右不敢復言 八月歸海南謁家
廟展先塋九月入芙蓉洞與人書曰更對仙山勝情百倍十年乾沒雖爲義理所縛容非
痴乎又云神氣不衰蹈履無愆復享優閒之樂豈非天哉

戊申公八十二歲在芙蓉洞 無憫堂東溪上築小堂命曰曲水有詩二絶曰三公不換此江
山遷謫惟愁去此間蒙被 隆恩來故里不希官祿喜生還黃原浦裏芙蓉洞矮屋三間盖我頭麥飯兩
時瓊液酒終身 此外更何求
己酉公八十二歲在芙蓉洞 八月哭子禮美公以理自遣不至過慽
庚戌公八十四歲在芙蓉洞置義穀公見鄉中宗族多貧困慕苑文正公義庄損百斛稻
使族人勤幹者掌之以取息買田儲粟以濟宗黨之貧乏者及養老昏喪之費名之曰義穀
辛亥公八十五歲 六月十一日考終于芙蓉洞樂書齋疾革
召訣諸子孫因曰當以及第書我銘旌耶然時事何可知世有項恬然而逝子仁美奉柩出海九月
二十二日葬于聞簫洞舊基巳坐之原從治命也貞夫人南原尹氏腑葬
壬子 命復官
癸丑九月 寧陵遷改時 上將行啓舊 陵望哭禮 命禮官曰己亥 大喪時大王大妃過
朞後以淺淡服終三年今亦以此磨鍊以淺淡服服三月盖緬禮非應服三年者無服緦之文而 傳敎
如此三年之制己 行於 宮中故也
甲寅七月 上親考禮經追正邦禮配首相囚禮官
二月 仁宣大妃昇遐七月嶺南儒生都愼徵疏言 仁宣大妃之喪 大王大妃服制該曺初定朞年
而追改大功者何也長子與長婦之服同爲朞年者乃是國制而己亥 大喪時 大王大妃朞服之制
旣曰國制則今此大功之服乃出於國制之外何其前後之異也以國制長子之服爲朞年於己亥而反
以國制衆婦之服爲大功於今日欲人之無惑也難矣乞 命禮官詳考典禮革其差謬復其正制云云
疏入未下十三日大臣備局堂上引見時 上曰 大王大妃服制以九月改定者何也領相金壽興
曰己亥年旣以朞年定行故也 上曰其時不用古禮而以我朝禮用之矣然則九月之制亦是國制耶
壽興曰其時宋時烈收議大意則必以爲古禮而亦當用國制云矣 上曰今日服制以古禮則爲何服
耶壽興曰古禮則大功矣 上曰在國制則云何壽興曰國制長子婦之服則朞年也 上曰然則今日
服制何如此也禮判趙珩曰己亥旣用朞年故今降爲大功矣 上曰服制事雖非此言固亦言之矣
大王大妃己亥年則以淺淡服終三年上年 遷陵時亦以淺淡服服三月矣今日則九月服制己盡之
後何以爲之耶 上命小宦出示都愼徵疏壽興讀畢曰此則不思之言也 上曰果以次長議定耶承
旨金錫曾曰宋時烈收議以爲 孝宗 王不害爲 仁祖大王之庶子云故許穆上疏分析庶字之義
矣 上曰事重大臣六卿三司今日內會議賓廳而己亥之事爲考出同日賓廳會議判府事金壽恒
領相金壽興戶判閔維重兵判金萬基吏判洪處亮大憲姜栢年刑判李殷相判尹金宇亨參判李俊耉
參議李奎齡應敎崔後尙獻納洪萬鍾等議啓首擧己亥服制議定時大臣儒臣收議等文字而結之曰
今以諸臣之議觀之則大典服制条云爲子朞年而已別無長子衆子之別而大臣儒臣獻議中亦稱時
王之制又無長子衆子論辯之語矣自有三年之議始以長子次長子之說論議紛紜終以國制朞服定
行而長衆一款皆不擧論盖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朞年卽古禮而不分長衆皆服朞年乃國制也當初所
定雖用國制其後所爭者古禮而所行者朞年之制故中外之人皆謂不行三年而爲朞年者出於古禮
服衆子之制今番服制該曹之直請改付標者亦出於此云云以口傳 下敎曰啓辭欠明當服朞年與
大功無指一歸宿處何也若只考謄錄而已則該房承旨足矣何必使大臣六卿三司會議耶下 備忘
曰終日待候滿紙無頭尾之辭塞責啓達予實駭然今日事何等擧措耶同日賓廳再啓曰今以時王
之制論之則大典五服条子之下只書朞年長子衆子不爲區別而其下衆子妻書以大功承重與否亦
不擧論則 大王大妃服制似當爲大功矣十四日 傳曰今日更會詳細獻議又 命賓廳當進承

旨金錫胄鄭維岳引見 上曰旣曰會議則論辯乃其識耳昨日予以爲己亥旣用時王之制會議之道當如此如彼當爲大功當爲朞年云云可也今乃不然再啓所載大典五服条下爲子朞爲長子妻朞年衆子妻大功云者殊甚未穩而至於似當爲大功之說又何發耶極可駭異矣雖以初啓觀之旣曰別無長衆之別又曰無長衆論辨之語云至於長衆則己亥之所不分於此亦可知而今日乃敢爲當爲大功此則己亥所無之說而今日賓廳所刱出也必須先明 先王之當爲衆子如此如彼云云然後 大王大妃今⊠九月之制可以論定而今者不論 先王之當⊠長衆直以 大王大妃今當爲大功論之何也 上又曰爲衆子朞年雖曰古禮不分長衆皆服朞年乃是國制故昨日以己亥服制予則曰用國制諸臣則曰用古禮云及其考出則朝家所用果是國制而賓廳乃敢臆度陳啓不以朝家所定爲主反以朝家所不採之言爲重衆子長子分而議之設曹何敢如是爲之賓廳何敢如是言之承旨明聽予言往傳賓廳同日賓廳啓曰大典爲子之服不分長衆皆以朞年故己亥服制講定時長衆之說亦不擧論只行朞制而今番則大典子婦之服旣別其長衆衆子妻大功云以此觀之則 大王大妃服制之爲大功不可謂無所據矣盖己亥之不爲擧論長衆以其服制之同是朞年故也若以倫序言之則自有長衆之別至於衆子承統則卽爲長子之文國典無現出處今番服制國典大功之外有難臆斷云云 答曰己亥服制議定時未聞有長衆之說但於當三年之疏覆啓收議之時雖或有之而此非朝家採施之事則今日敢發衆庶大功之說大典五服条無承統一款則雖曰時王制禮乃未備之處諉之於時王之制而不爲參考禮制會議之意安在更爲詳審議啓 同日甲時以賓廳啓辭中衆子承統則卽爲長子之文一款付標下政院仍 傳曰此語必有出處考出以啓承旨金錫胄鄭維岳口傳啓曰此語旣於國典無出處古書亦未見此文字不知適從考出處槪恐更稟 傳曰賓廳啓辭旣曰國典無現出處則予豈使爾等更考國典耶何其不能周思耶其卽考啓承旨口傳啓曰此等說話似出於當初許穆等論禮章疏搜出以啓 傳曰賓廳啓辭之語必非到今刱出之言當有根源所從來者在外承旨無論式暇及申退並卽牌招今日未暮之前賓廳啓辭中承統一款語出處卽爲考啓政院以儀禮經傳父爲長子說付卷及許穆上疏諸大臣儒臣收議付卷各付卷各付籤以入盖古人論禮文字此等諸疏盡爲收載云云 傳曰此外更無可考文耶政院啓曰此外倉卒間不能思得矣 傳曰尹善道之疏亦爲冤入 同日 上命領相金壽興承旨金錫胄鄭維岳引見壽興進陳其人事昏錯擧行無狀致勤 聖敎引咎上曰予言諸臣豈皆不得聞而會議重事終歸不實予甚未安當初 先王服制終以國典定之者非以 先王謂衆子而及其三年之議出以衆 庶之說或於章疏間有之然朝家皆不採施矣今日 賓廳乃以其時儒臣之疏爲本而直以衆子書之少無持難之意此何意也予欲知之矣初喪時禮曹無狀未嘗曰國典如此古禮如此云而直以衆次子言之何也予則其時精神荒迷謂禮曹從大典言之故從之矣今日諸臣終必以禮曹大功之論爲是如此則事將不順矣 上又曰予心未穩者不可不言昨日使之會議則諸臣欲爲遷就故至令退行省鞫矣壽興起拜曰臣豈敢如是 上曰今日乃敢刱說長衆此言從何出耶此不過己亥論禮後必欲求快之意也壽興曰國典則子之下只言期言而至於子妻只有長衆之別矣上曰大王大妃旣不服逆姜之喪期年服歸於何地耶 上又曰己亥不分長衆而今乃敢以大功論之有若其時從古禮定之者然不言己亥本禮只擧其尾而論之此害不小壽興曰昨日臣等難於參酌而如是矣 上曰必守大功者何也壽興曰此則無他國典無現言也 上曰國典無現言則何以分明分嫡庶耶己亥無分別之事而今乃敢別之何也壽興曰啓辭亦旣仰達而子言朞故己亥之所以爲朞而子婦則分長衆雖入承大統倫序則有分矣 上曰雖曰倫序第一子死第二子立之亦名長子云則其爲長子必矣用以未瑩之典禮豈其道乎錫胄曰此不過愼重之意也 上曰果有愼重之意則何以庶之也其所自出必有苗脈矣壽興曰臣所仰達乃是實狀此實國典之未備也 上曰大功未安之意

昨日言之批答亦言之而諸臣若不聽聞必至特書而諉諸下敎欲塞予言反起不好之端矣更爲詳審議啓同日賓廳議啓臣等蒙昧禮律終不能剖析疑義有此更議之 敎不勝惶稟竊念今日服制依己亥已定之論遵用國典而本条旣有長衆之文故不得不以倫序一款有所論列而今以儀禮經傳所載攷之父爲長子条註疏曰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泛觀乎此則似若嫡妻所生之承重者通謂之長子而其下有言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其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以此觀之則嫡妻所生第二子之承重者不得三年矣上下所言嫡妻所生第二子則同而一則謂之長子而服三年一則謂之庶子而不得三年其四種之說有曰一則正體不得傳重謂嫡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惟此諸条顧之則今日服制之用國典大功者似不悖於禮經云云 答曰觀此啓辭則尤不覺驚駭無狀也卿等皆蒙 先王恩渥而到今體而不正致爲今日之禮律耶儀禮父爲長子四字下釋之曰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云而其傳曰正體於上云其可曰體而不正耶啓辭中四種之說予則以爲大相乖戾也賈疏旣曰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云卿等今日之引證於不堪主宗廟之人者以此不近理之悖說定爲禮律指 先王以體而不正可謂薄於君而厚於何地耶予實痛惡莫重之禮決不可以附託之論斷爲定制依當初磨鍊國典朞年之制定行同日傳曰儀禮喪服父爲長子条特爲勝出正書而承旨亦爲遂段註釋以入俄又還下仍 傳曰此殊疎略無論大小註觀着與否盡爲遂段觧釋以入十五日政院以相臣元斗杓箚及宋浚吉疏付日記付籤以入 傳曰尹善道疏何不入之耶政院 啓其時尹善道疏焚之不款日記故不得八之矣同日備忘初喪時該曺以朞服定制誠爲允合而遽動浮言不請議處直爲付標其不擧職責內懷衆庶大功之意朦朧磨鍊厥罪難逭其時禮曺堂郎並拿鞫嚴問定罪現告判書趙珩參判金益炅參議洪柱國佐郎任以道十六日備忘記大臣職責不在於奉行簿書而己臨大事不變志然後可以補袞職做國事領相金壽興當今日服制會議之時初啓滿紙胡亂之說終無歸宿處再啓乃引不當引之古禮泛然回啓敢以無倫不近之說倡言體而不正之 語其忘 先王之恩附他論之罪決不可不正金壽興中道付處春川府定配同日禮曺啓辭 大王大妃殿服制朞年定行事 命下矣當初原單子中以朞年改付標以入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同日政院李端錫金錫胄鄭維岳玉堂趙根權愈等請對 傳曰氣甚不平所請對者何事無乃爲大臣耶君臣之義甚嚴爾等都不念及耶雖入侍此外有何奇語新話耶政院玉堂並陳箚啓 答以駭然無據斥之同日掌令李光迪持平柳之發等啓請還收禮官拿鞫金壽興付處 上下嚴批李光迪柳之發削黜十七日執義宋昌文發還收啓 答以掇拾光迪等之餘論欲以掩其態救其罪予甚駭然云云二十五日大司諫南二星上疏疏語凶慘 上震怒先遞其職又以忘君負國特竄絶島仍 傳曰押去單子趁三更前捧八玉堂趙根姜碩昌箚救二星 傳曰趙根江西縣令除受八月初五日禁府禮官趙珩等原情旣已遲晩照律何如啓 傳曰朞年已磨鍊之服綠何事故遽以大功請啟也此一款更出問目捧招以 啓八月十八日 顯宗昇遐 肅廟嗣位金錫胄撰 顯廟誌文曰始 孝廟之喪大臣與儒臣等議 慈懿大妃所宜服而以爲本朝五服之制惟爲子朞而已遂定爲朞其後有言期非禮禮當三年者 王命詢諸大臣諸儒臣等因訟言古禮疑亦爲朞大臣又持前見以國制惟朞爲對 王乃從大臣言仍朞不改至是禮官復遽殺慈懿大妃服爲大功 王旣更詢于公卿三司且親考禮經盡別其違非曰夫嫡胡庶也長胡衆也先王之於 大妃惟賈疏所稱取嫡第二長子亦名長子者乃是也亟罪禮官 命改功爲朞又譴責首相不從禮明文而從人說者制旣定名旣正而邦禮益無憾云云謹按甲寅功服則旣定於 顯廟未年而已亥三年之制則 處分無分明載錄處故人或以爲已亥朞制則初不釐正日後傳訛之慮有不可言盖己亥初喪從大臣議定爲國制長衆通行之朞而實則二宋四種禮庶子朞也中外震駭而獨

上不之窠也至甲寅 仁宣后之喪又用庶子婦大功之制卽己亥四種之說今乃大行也 顯廟大覺
悟親考禮經改功爲朞亟正首相及禮官忘 先王 之罪仍 下敎曰大王妃己亥年則以淺淡服終
三年上年 寧陵遷陵時亦以淺淡服服三月觀此 聖敎則三年之制己行於 宮中而到今 處分
又如是截嚴宗統旣正國是大定公之庚子疏所引立次長亦爲三年之論至此而大行實爲百代成憲
矣
肅宗大王元年乙卯上方講綱目漢記至文帝朕高皇帝側室子 上曰此是文帝之言
耶講官曰然矣 上曰文帝則眞是側室子而此乃文帝所自稱者非臣下之言也時烈何敢勤加庶字
於 孝廟乎 上又臨朝歎曰 先王常痛惋其見欺矣 聖敎嚴於鈇於是己亥誤禮者時烈極邊
栫棘浚吉己死追奪官爵庚子以後論禮坐錮諸臣一倣登庸二月 特贈吏曹判
書初七日 上於筵中 下問曰尹善道曾己復官爵否承旨對日 先朝己復官爵矣 上曰今者
典禮旣正是非己定時烈以首誤之人亦旣被罪則尹善道雖復官爵地下舍寃無以伸雪特爲議政追
贈此無筵臣陳白而越例超贈專出 特眷翌日首相許積登對以議政爲過降 上曰大臣之意如此
則正卿追贈遂降贈吏曺判 書積附於烈者其論如此
丙辰三月初五日盡講時 上謂左右曰考見日記則庚子年臺諫請罪尹善道以正邦刑之語誠
極無狀其時臺諫誰某耶承旨金德遠曰伊時臺諫迭相出入臣未能記其人也右相許穆曰尹善道絶
域圍籬之後量移光陽終至窮死海島不祥甚矣故判中樞臣趙絅嘗問臣曰善道何如人臣答曰國家
急難之時不 可無此人也
戊午八月公之宗孫繕工監役爾錫上疏歷陳公受孝廟恩禮之非常被庚子構誣之冈極兼暴
公之子仁美坐錮終身之寃 優批嘉歎 命爾錫六品遷轉翌日筵中 上曰昨見尹爾錫疏其父仁
美登第後目以凶人之子成均館亦爲移行其寃深矣予欲贈職於卿等意何如大臣皆贊之 上曰以
尹善道論禮之故其子登第之後寃屈至此實爲矜燐尹仁美贈以堂下相當文淸職以示伸寃之意乃
贈司諫院獻納 九月 特命贈諡忠憲危身奉上曰忠博文多能曰憲
引見時領相許積白 上曰 贈諡之觀必以曾經正二品宗職之人而若有學行節義卓異者則亦有
特命贈諡之典故參議尹善道痛 國家服制之乖舛抗章論卞有扶植大禮之功故 嗣服之初
特贈正卿意甚盛也今又 特命贈諡其在褒矣之道可無未盡之歎矣承旨兪夏益曰故副提學鄭弘
翼及故參判鄭蘊俱以正直之士未經正二品宗職而有 贈諡之事尹善道直言豈下於斯二人哉左
相權大運曰或死於王事或有功於斯文則勿拘職品特許 贈諡者固有之矣 上曰尹善道抗章論
禮非他臣之此特爲贈諡 南坡洪公宇遠撰諡狀
己未春爾錫爲尼山縣監時公之外孫沈檀以 吏曹郎承 命奉諡行延諡禮於任所
庚申春收 贈爵諡時烈復入朝秉政賊臣師命陳疏誣公並收爵諡朝廷一變禍
色方烈而 上首下備忘記曰己定之典禮若有强臣凶孽挺身投疏眩亂 國是乃 宗廟先王之罪
人也直以逆律論斷上自公卿三司下至百官士人知悉此意亦爲碩布中外 聖主嚴邦憲社後弊終
始如此公之所議禮從此益無敢更議者豈非天歟眉叟許文正公穆撰神道
碑銘
己巳春 命復爵諡 上盡徵庚申以後竄逐諸臣冤死者皆蒙伸雲時烈栫棘濟
州 賜死師命亦伏誅右相金德遠於曰故參議尹善道以 孝宗大王師傅爲 國至誠自別他人庚
子陳禮疏痛斥誤禮釐正邦禮之後 贈職 贈諡其子仁美亦坐其父禁錮終身故亦 命贈職矣庚
申因師命疏誣其父子所 贈爵諡一並還收今則時烈己爲罪人善道父子諡爵似當還給矣 上曰

尹善道首發禮論故見忤 特甚父子諡爵還給可也
庚午 命建院湖南生 負柳以星等一百六十餘人陳疏讀建公書院於桑梓之鄉詨曺
覆 啓 蒙 允
孤山先生年譜卷之二
附錄
神道碑銘
尹善道字約而海南人四世祖國子上舍孝貞自戊
甲以來隱居不出自號漁樵隱者生弘文副校理衝
亦己卯名人事在己卯黨籍校理生右參贊毅中右
參贊二男長唯深次惟幾惟深官至副正 幾爲觀
察使公副正之子而觀察使之後子也其本生母安
氏左議政玹之孫也萬曆十五年公生聰明善學博
讀經史百家如醫藥卜筮陰陽地理無所不究二十
六補國子進士當光海時從草野上疏極言嬖幸臣
李爾瞻專政擅國議政朴承宗王后兄柳希奮忘君
負國疏凡累千言朝野大驚竄極邊慶源窮北二千
餘里地接胡以爲戊甲以來凡得罪流竄怨國者持
國陰事以與虜通盡遷之南邊公移機張亦東海隅
日出癸亥 仁祖反正大釋諸囚公居謫十三年而
返累除官皆不就前時直言被罪者皆當擢用而公
丙辰疏言金悌男事有沮之者張公維曰荊軻雪燕
耻而求首於生於期善道請誅爾瞻而顧惜於死悌
男乎言者乃止戊辰爲大君師傅嚴立學範教訓以
小學爲本每講學必引古公子得失善惡反覆盡之
盡之 上愈賢之公子亦尊禮益謹仕滿當遷上
以爲善於教訓不遷者五年壬申乃得遷爲戶曹佐
郎正郎司僕寺僉正漢城府庶尹癸酉登科目爲侍
講院文學世子家爲飛語曰善道陰有謀將不利於
世子公聞之卽棄去甲戌星州以罪人鄉降爲縣公
爲縣監有 上旨極選任之而實心忤而斥也時三
南量田多怨上疏言輕田政以寬民當事者怒公當
得罪 上寬之遂謝歸不復以仕進爲心丙子之亂
公聞變以爲國大亂無可與計事者而江都 宗社
所往諸公卿大臣多往者欲從之募鄉邑子第出家
僮百數浮海出大洋江都數千里舟行無晝夜甚迅
至則城陷已數日南漢受圍四十餘日 命令不通
或傳 上已潰圍東出賊塞路公度 車駕已不可
追而湖南絶遠大嶺之外以阻阨得全急回船遝至

南方可以得達 行在所至海南聞 車駕下城仍
欲入海得小島山深水淸可居遂居焉連爲司導寺
正大同察訪皆不就而臺諫論之至逮繫而實無事
判義禁李德泂曰善道居遠方聞變浮海赴亂海路
絶遠縱不及忠臣義也 上特以不奔問徒配盈德
周年乃還因遨遊物外如金鎖聞簫皆海上山水處
甲申 上有疾太醫白 上召之公病不赴 召上
疏曰心爲一身之主臟腑竅脉氣血陰陽逆順盛衰
皆係於心心安則體安風寒暑濕鬼魅百邪無自以
入心不安則反是仍論藥石攻疾以喩治國保民不
報及昭顯卒而有大獄置三 王孫於濟州己丑
孝宗卽位時烈浚吉以伐胡復讐動 上意遂用事
矣公復上疏言修身修道仍及寬 赦王孫事從懸
道上之監司李時萬不上公令其子仁美上政院政
院欲却之久而後乃上 上傾心答之曰願欲親聞
讜言用事者見 上意在公恐復入沮抑百計上
意欲用之三司館職而掌銓選者以爲司藝亦館職
也遂除之 上特召之至都門之外上疏請罪乞退
不已 上卽召公入特拜承旨令常侍 經筵用事
者益忌之又上疏力辭乞退遂行 上以爲陰計所
擠令政院勉留之 特拜禮曹參議更陳不可冒進
之意乞生還故里又上時弊八條功臣元斗杓所爲
絶橫請栽抑之以保全功臣云金自點宋時烈元斗
杓各立黨爭權點敗死杓付於時烈右斗杓者論以
削職放黜 上初旣許之而卽復叔時用事者方議
盡出島民沿海諸漁子于江都築諸城壘又有量田
號牌之議四方騷擾公極言不便 上寵答之而朝
廷不用也島民築城事 上特罷之而移沿海諸漁
子亦多議不果移丙申又應 旨進言論政弊累千
言丁酉 王后有疾召至京師 上特拜工曹參議
時論以爲 上意難動詆毁曰甚公陳情乞罷疏十
上政院終不納公言其擁蔽然後乃上之公請去不
已 上知其終不可强留乃許浚吉追誣鄭介淸事
至毁其祠公又上疏極言卞白時議指爲邪說白
上却之攻擊益作公遂罷明年 孝宗登遐左相沈
之源啓 上召議山陵事旣卜吉於水原而時烈浚
吉怒曰卜山大事不可專聽於善道遂有改卜之事
公不從則論以不敬請罪而 上不聽公私謂曰後

必有遷陵之變後十五年 山陵內崩改葬驪州前
年 大行之喪 大后當服長子三年之制而時烈
浚吉執體而不正之說又引檀弓之免子遊之衰隆
而爲期公上疏言宗統嫡統不可岐而貳之慷慨彌
功 上持之於是皆以爲語犯 先王誣陷賢者以
感怒 上心請按律 上命安置三水三水北邊窮
處古三江處川挹婁之地後爲靺鞨山澤早寒五穀
不生靑江以外婆猪雜種故居玉堂兪棨者白 上
焚其疏辛丑以天旱移配北靑時烈浚吉沮之亦不
果移判中樞趙絅因求言 旨上箚曰善道何罪也
善道之罪言宗統嫡統爲 孝廟左袒也善道獻疏
之日誰爲 殿下進焚疏之策也高麗恭愍王焚李
存吾之疏曩時光海焚鄭蘊之疏國史書之野史記
之曰某朝某時焚尹善道論禮之疏爲
何如也削奪官爵公加罪圍籬安置 癸卯校理洪
宇遠又上疏極言宗統嫡統之說請寬釋善道宇遠
禁錮乙巳又因旱移配光陽亦極南海濵風土甚惡
有癱瘓奇怪疾客居者十死八九後二年大旱 上
念其被罪積久欲釋之問于大臣皆白可釋也惟首
相洪命夏不可 上特釋之公旣赦出因入海行吟
島濱有山中新曲漁父詞入海五年八十五公歿
顯宗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歸葬聞簫故里從治命云
其明年復官爵後三年 仁宣王后薨 太王太后
服妾子婦大功儒生都愼徵上疏言古禮經文不然
上覺之乃親考經文 命入善道庚子論禮疏而
旣焚之 闕下亦不載實錄不入也及 上卽位召
用論禮得罪者 烈安置北邊用事者以爲德源亦
北邊邑安置德源後改熊川首相積曰熊川病鄕此
殺人也又改長鬐有李有浈事烈巨濟圍籬安置吉
已死削奪官爵邦禮旣正當告 廟頒教爲積所沮
不果公亦當追爵議政積又不可降吏曹判書太常
議謚曰忠憲 上之六年積敗死烈諸客復進烈復
爵位公削 贈爵賜謚公峻正以積仁累義博施利
物爲心曲禮小惠干名要譽爲恥言不苟合行不苟
容於患難窮阨一也以直道擯斥居囚籍前後二十
年指天而正雖九死而不悔終始一節見義不明守
死不易其能此乎又考其居家教家不失儀式致謹
於男女之別內外之分如曲禮內則之教爲汙俗無

敎之警亦大矣龍洲曰自古當興國亡國之際天必生一人守禮死義有以警一世而教後人者有如此人云自公入海老人號之曰海翁一時皆以呼之或曰孤山先生孤山國東郊江上舊業其墓銘曰

比干剖心伯夷餓死屈原沈江翁窮且益堅至死不改其見義守死一也

貞夫人尹氏籍南原判書暾之女亦有婦德一門稱賢後公一年生先公十七年六十八卒墳墓舊在海上水晶之洞及葬公遷祔聞簫長男仁美亦以多學聞有名譽公謫居三水時登第擯斥於分館禁錮十三年公死之後四年死至今 上三年追爵司諫院獻納次男義美進士又其次禮美皆早殀有二女壻沈光沔李保晩又庶出男二人循美直美女三人直講李翼老妾黃道彬楊憲稷妻仁美子爾錫 上特除尼山縣監義美子爾厚今年新補國子生員持先狀乞銘於老人者也

白蓮書院上樑文 大提學蔡彭胤製

直方剛大爲兩間塞之氣道義之符彰廉立敦寬有百世興之風表章之典擧爰溯水丘之游釣載甲山斗之瞻依惟我孤山先生允爲 三朝大老天球絶璧三日之炎不移鐵壁建標五丁之力難動承樵隱橘亭之緒抽龍門雲谷之關貼裏之工並操博約參前之見兩盡敬忠根心百行之源必先養志折衷羣經之旨實自得師割義畝而奉先宗人取則推公心而與善濁世無朋理之所存蚕絲牛毛無遺恨分之所定虎口龍頷不奈何尊君父而植民彝素肩蓄積執倫經而拒邪遁每懼橫流故終身行己之大方緊一部教人之小學江都法語誼利道功之判嚴范老雅言後先憂樂之念切抵死愛君之性葵藿傾陽平生嫉惡之腸鷹鸇逐雀盖痛哭流涕之事可爲一可爲二可爲六而難言而刳肝瀝血之章至于再至于三至于四而不已論神人之憤則亂統浮於斁倫語鼎鑊之危則屠維烈於柔兆激仰鷙決卽窮林散地之何論擠陷蜂鑽投瘴海氷天之不足所賴 聖明之隆庇曲全師傅之舊恩別召星馳紆 睿想於邃學珎頒陸續分 御膳於旅廚憫耆德之英沉擢司喉舌感條陳之誠至亟代弦韋揭常憲而示懲欲拄媚賢之口攬冲年而垂詡勉回求退之心 寧陵暮

雨珠璣之泣何禁楚秋風芰荷之衣無恙歸來髭
髮之勝昔偃仰丘園之遂初霜霹靂交侵孤松老而逾
勁氛陰始斂壽宿尊而彌輝身雖辱而吾道益彰世
旣移而其言乃立哀綸渙發再噓幽谷之陽春公議
快伸一洗冥途之皎日嗟風猷之已遠尙矜式之無憑雖歲序浸遙及門之徒將盡伊人心所感祭社之
議僉同盍就太原君子之鄕規爲廬阜象賢之所東
瞻寶吉西瞰古城列嶽前高仰巉巖之氣象滄溟廻
闊挹恢廓之胷襟金鎖林關雲霞蓽杖履之塢芙蓉
洞府紫翠掩琴書之寮夫孰非咏歸之餘固宜寓尊
慕之篤玆直白蓮之沼庸開文杏之欒藏焉修焉怳
若從容乎函丈美矣合矣亦關風勵乎環區于以培
一時直士之氣庶幾報萬代斯文之功聊陳三不朽
之辭敬贊六兒郎之偉兒郎偉拋樑東寶吉靈峰揷
翠空飛下朗吟如昨日樂書池館自春風兒郎偉拋
樑南太陽亭午掃烟嵐破却羣陰垂禮說二篇眞與
二儀參兒郎偉拋樑西漫漫大海浸坤倪憶曾灑泣
登舟地沁水征帆路不迷兒郎偉拋樑北白沙崗上
千尋壁平生烈烈不平氣結爲喬山撑斗極兒郎偉
拋樑上天宇高高星日朗光明如此好心事萬代令
人共瞻仰兒郎偉拋樑下絃誦洋洋秋復夏他時俊
髦蔚賁興盡是遺風所薰炙伏願上樑之後尊師重
道敬業樂羣夏造殷因古今邪說者伏周情孔思上
下人文以昌明倫立教之編法程勿替輔世長民之
德型範斯存來止莘莘永言翼翼

遺事
孝宗大王潛邸時御札
先生前上謝狀
星山 御史
遙慕方切
尊札忽至奉讀再三無任喜慰
惠送各樣扇子依受深感深感且芙蓉香二封黃毛
筆五枝聊伸謝忱 芙留是望伏惟
尊照 謹再拜謝上狀 甲戌八月十五日
御諱頓首
先生前 再拜答 上謝狀
尹 星山 御史
遙慕之際忽承

手札伋審
尊體萬安伏慰御諱深荷遠念無恙度日矣且 惠送
各樣扇子依錄謹受無任感激其中刻扇至寓戒辭
操捨存亡人之所要可不眠膺以副 厚意裁餘不
一一伏惟
尊照答 再拜上謝狀 乙亥七月廿一日
御諱頓首
顯宗丁未 上語筵臣曰尹善道才器學識儘有可取
先王嘗曰予欲大用善道而每與從客語其於進
退與奪之際未免有殺伐氣象恐或有後弊未果大
用云
海川君暎公之庶甥也以美風儀被 恩寵於 孝
廟夜對從客 上必語及公極加尊敬曰師傅師傅
因曰予至于今有疑者予之赴瀋也終不問可怪也
盖公知 孝廟有非常質其不敢私問有微意云
正宗己酉六月錦城尉朴明源上疏言水原府戶長家
後山爲萬古血食 地先是庚子春 上命全羅監
司徐有隣印入孤山集十衮於內閣蓋 上之留意於
水原自此始 默運十年 乾斷已定而朴疏發之
也時正字臣奎範公之六世孫在京 上命索本家文獻
山陵議外可考據者十月移奉 顯隆園于水原
上嘗從容語左相蔡濟恭曰孤山爲國家議 山陵
甚詳悉使後人昭然易知豈不多感乎又曰予意
顯隆園幽宮安寧心甚自慰
丙辰三月 命全羅監司徐鼎修印進孤産集 上
覽刊本訛缺 命改板本鼎修親遣椑海南縣運去
白蓮洞藏板於縣衙改數十板以改刊新印登
聞所印凡十五件 上命藏寘內閣又 命分臟於
維與宅書樓一件 命賜左相蔡濟恭一件 賜本
孫家第一卷首 御筆親題曰內賜華城居尹孤山
後孫家孤山集新刊六冊
庚申 上曰尹孤山謚號自在而人必斥呼其名何
也甚者至去其姓而呼之寧不塏事耶予於此人感
謝深矣恒言不呼其名必以孤山呼之不特呼以孤
山而必以尹孤山三字呼之其意有在日後國家有
大慶則孤山子孫豈不與國家同其休戚乎此一假 弘齋
集日得錄直提學蔡錄
公容貌短少神彩嚴毅對者難於仰視在暗室中轉

眄眼光射壁閃然
當子弟門人言議有不合義理者必正色辨問如餘
辭强對則愈加究問語塞則但一日一問今日問之
明日又問之或面詰或使人問之如是累日使之浹
思精察渙然覺悟而後已故雖泛然問答之際人不
敢犖爾妄對詰問之際亦不敢餘辭强對
喪祭一遵家禮不用國制及俗禮四時合享器品皆
有定式
自漁樵隱公家有素對至公施與甚廣或擧遺一家
産不問家之有無獻納公每殖財以待公之所須有
疾者或館於家而救治之家設藥舖問藥者貧則必
並爲劑給焉
李襄陽萬封早孤多病殆不能保公取養於家躬自
醫治教恤如子以至成立焉
公非公事未嘗出入在洛時非慶弔及 闕內問安
則絶無所往翀叟許先生與公年輩不甚懸而未嘗
識面庚子後北遷及宥逐入海不返許先生與人語
及輒以爲平生之恨
翀叟自序曰尹善道上疏言宗統嫡統仍極言兩人
者用事太專政院不納反目之以凶疏以感怒 上
心焚其塑於闕竄北邊之三江三江古挹婁之墟窮
北穴處之地善道年八十人人以言禮相戒
浸漠古安南之地西接海際去京都千餘里今尹約
而八海居之斯人者好直道獨爭流之窮髮之北數
十年晞陽又海上窮處風氣甚惡觸之者人多死
上特命寬釋之斯人者行年八十氣力不老窮亦不
悔龍洲翁稱之曰當亂治興亡之際能特立不變興
受其敗者有此人此言可謂知此人者也右二条出記言
再拜和呈 尹叅議案下 麟坪大君
廣陵歸路訪詞翁片帆飛過落照中架上文章優一
代 眉問和氣滿雙瞳孤山松菊含江雨短棹漁舟
帶晚風自喜珠璣今又得錦囊珎重付奚童
壬辰仲秋望後二日 着諱着圖署
畵硯滴二白柿硯滴一畵酒盒一聊表微忱
別尹先生歸海南田舍
此日 恩榮惜未終何人能識座春風傷時抗疏功
名薄遯世忘機晚節隆立雪徒懷恭遜志撞鍾難報
琢磨功河橋下得瞻歸旆邂逅還如一夢中

玄龍孟夏門人 着圖署
更報前韻以謝再問之意 白江李敬輿
滄河環島阻僊裾玉珮重承過海初慙我遠投炎瘴
地多君高卧水雲居自憐天外無人事何處山中有
報書休道他年歸老計白頭羞對錦江魚
次山谷韻贈尹上舍 荷潭金時讓
故國知何在流人苦未歸六年忙裏過百計夢中違
糠覈能成飯庀皮慣作衣猶將葵藿戀搔首向朝暉
又
吳門難避世土室亦安身出位愚臣罪金生 聖主
仁靑燈誰作伴黃卷獨潛神讀盡先賢傳如君有幾
人
此二詩皆昏朝壬戌間公謫慶源時荷潭亦謫鍾城穿於公者荷潭初⊠樂忘子與公交好累有唱
酬觀此二詩亦可以知荷潭日錄中誣詆公者非荷潭語也
公在光陽配所時洪景古以弱冠涉險披艱班荊以
慰公具其容貌端重學問夙成甚奬詡之乃字之曰
仰汝盖吾道之望實汝之仰也字叙逸而不傳此章當在遺事篇十二
章下
孤山先生年譜附錄
惟我
先祖忠憲公以直道獨爭見嫉於當路釋楬立朝前
後不過四三年而孤忠壯節危言至論凜乎如秋霜
烈日爲一時諸君子所推許遺稿六卷載略備覽
者槩可想見而第恨編年記事之蹟尙未刊行遂使
公之八十五年辭受取與進退行藏之義晦而不明
噫公之歿距今三百有餘年矣往者日遠來者日忘
則幾何其不泯焉而無所尋逐耶不肖用是懼然
謀所以刊行兩草稿之藏在巾衍者舊有二本二則
公之子學官之所綿也一則 公之外孫藥峯沈
尙書之所託也二本之精粗詳略不無異同故玆敢
代擧互證刪其繁而楠其略定爲上下二篇又以眉
叟許先生所撰神道碑銘與夫
孝廟潛邸時御札二度 列聖朝褒讚之語及公之遺
事十餘条他人詩律之逸於遺稿者數三篇別爲付
錄以付其後編成一卷以活字開印於白蓮洞之綠
兩堂四閱月而告成後之觀者隨所病而補其不逮
以及乎鋟梓之役是又來代之望也如諸公詩律合人編丑之中各
付其年之下而舊本不載故今姑贅付於篇末云耳歲戊戌仲秋十世孫觀夏

謹識

癸酉冬 忠憲公年譜之新刊原稿之補刊始于就
役越明年乙亥春克厥成功慨然有所感而敢爲之
著嗟乎 公之忠言直節文章德義推重於一世表
式於百代而遺稿六冊奥在
正廟朝 睿覽攷正改刊訛缺而印 賜一帙卷首
御筆親題以爲尊閣之矣歲月滋久板本朽敗字劃
漫滅不可印用者頗多此不得不補板仰酬
先王朝特賜之恩年譜則藏在巾衍者二百有餘年
往在戊戌夏示以活字印出而尙恨其未及矣嗚乎
時有丕泰而道不可以終湮世有汚隆而文不可以
終熄壬申秋之重陽日自眉泉院講堂士論峻發且
諸宗之誠於先者詢謀協同庸奮美擧斯擧也於
公之道學固不足爲輕重其於繼開之道庶可爲有
補於萬一云耳淸明翌日十二世孫定鉉謹跋

본자료는 행정안정부와 한국정보화진흥원의 국가DB사업으로 구축된 재산입니다.
담양군의 공식적인 허가 없이 이 문서의 일부 또는 전체를 복제, 전송, 배포하거나 변경하여
사용할 수 없습니다.